

程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六

曼寓艸下

明堂說

戴記曰。明堂九室。十二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月令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法龜文也。夏后世室。殷人重屋。四阿。周明堂。度九尺之筵。蓋漸文矣。黃帝明堂。中一殿。四面無壁。茅蓋。通水。複道。有樓。從西南入。則公玉帶所上。漢武者也。朱子曰。意當九室。如井田制。東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

長樂
振華
詩
子
本

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總章玄堂。倣此。中爲太廟太室。只是三扇九架屋而已矣。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伯喈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陳暘取袁准之辨。殊未盡。厥智按廟者。貌也。前廟後寢。古以前堂通謂之廟。如後世之呼殿呼廳。皆延轉聲。寢卽電。可證也。後此乃分別宗廟明堂之稱耳。禮。天子無事。不于廟中。以朝諸侯。則天子永無南面之日矣。士禮。迎于廟門外。卽廳事之門外也。所稱漸熟。故各執以爲常。古則猶通稱也。所謂明堂者。表嚮明而治之堂也。齊之明堂。猶行在所。歸歿靈光也。由是論之。祭祀之殿。亦可謂之明堂。朝會之

軒。亦可謂之明堂。辟雍教士之宮。亦可謂之明堂。四阿九室。自歿之理。其制大同小異。隨時增損。何必以考工之五室。大戴之十二室爲疑耶。堂必軒其三楹。而室或夾焉。與焉。則通爲九方分者。何不可各面呼爲三間耶。以八八之方圖。合洛書之九宮。其論自確。畫州建國。井地制兵。莫不法之。上棟下宇。取諸大壯。豈有祀帝祀祖。明治興教之宮室。艸艸不合表法者哉。月令分居配位。大氏制噐尚象之意。非必定如此也。黃帝明堂。中一室。寓藏一也。樓從西南入。寓巽方也。此卽漢說。已證古有八宅之精義矣。今之中極殿。大享殿。亦上圓而下。是其遺也。俗儒泥迹。往往執名。虛談通冒。先竝精義。而荒之。鄉飲偶射。皆有天地

是也。又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凡飮養陽氣也。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秋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周禮言祭不言禘。其言四時祭曰。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韻會曰。禴。一作禴。易西鄰禴祭。薄祭也。王制祭統。春曰禴。此夏商禮也。愚者曰。周尊大禘始祖自出之名。故改春禴夏禘爲春祠夏禴乎。然孔門述禮。則猶稱禴禘。統論治道。則槩稱禘嘗之義。以四時舉陰陽。則通稱春禘而秋嘗。以其祭曰禘。與一牲一禘之禘。槩而言之。則曰禘禘。儒者未觀其通。故紛然也。公羊曰。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禮記外傳曰。禘禘謂之殷祭。司

馬彪續漢書曰。殷祭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以夏四月。禘以冬十月。禮緯稽命曜載之。賈逵劉歆云。一祭二名。馬融王肅云。禘大禘小。鄭玄云。禘大禘小。皆各見一端者也。禘爲禘而設。禘爲主而禘爲從。何爲以大小名。張純以禘爲冬十月。百穀成熟。合聚飲食。則是天子大蜡之祭。所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者。于禘禘禘嘗。植禘之故。原未洞也。禘以禘爲大。以牲爲小。以每歲爲大。以越歲爲小。其曰天子禘。諸侯禘。禮無此明文。後魏書曰。古祭時禘並行。天子先禘後時。諸侯先時後禘。今當夏之月。減時以從。要省。蓋天子諸侯祭禮之殊。不過在時歲之疏數。與植祭之各于其廟。禘之合羣廟而食。爲差別耳。惟禮祭法曰。周人禘

魯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是則以禘爲字法。而號其推始祖之所自出。謂爲大禘焉耳。然攷周官所稱大祭祀者。惟是禋祀。昊天上帝。迎祀五帝。將事四望。肆享先王而已。不聞有大禘之名。豈禘爲周天子特隆之大祭。而不設職掌于周官哉。

魯禘說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與于蜡。既賓事畢。乃出遊于觀之上而歎。謂言偃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捨魯何適矣。魯之郊及禘。皆非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又曰。先王患禮之不達于下。故饗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備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據此論之。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爲成王賜伯禽是也。董子曰。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劉貢父取證呂覽。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此平

王也。王伯厚應麟羅長源泌以為然。元許白雲謙言之。我朝何子

元楊升菴暢之。明堂位。魯儒借名文過。世遂謂成王無賜周公

禮樂事矣。禘果僭矣。按所引呂覽左傳闕官皆言郊言零或言郊廣本文無禘字有言禘于莊公刺在莊

也謂禘從此始則非何以決之。孔子曰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

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則知賜周公之禮。即在賜杞宋二王

時。非越西周而東周。明矣。天子非平王。更明矣。夫子之非魯郊

者。非其僭禮。非魯禘者。非其失禮。不為其僭禮也。何也。子言魯

之郊及禘。皆非禮。而下文止明言郊同杞宋為非禮。及禘之義

無譏焉。又明言禮達于下。惟郊為天子之事。社旅則諸侯與焉。

五祀則大夫與焉。是知中云禘祖廟。所以本仁。在社之下。旅之

上。非止天子事也。魯禘之非禮者。前巫後史。卜著瞽侑之殺訛

也。非謂僭也。此夫子之言也。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

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曰郊及禘非禮者。魯

周公于太廟。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因禘而先郊。自郊及禘。則不特郊非禮。而禘亦因繼郊而非禮

矣。明堂位。于郊。直曰孟春祀帝。天子之禮也。于禘。則曰季夏以

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其禮與天子禮實有殺焉。文甚明曉。而讀

者不察。魯禘即夏禘也。周用六代禮樂。魯受四代禮樂。不舞雲

門咸池。樂止夷蠻而無戎狄。尊俎止夏商而無有虞。牲止白而

無騂剛。其移天子禮樂于羣公之官。則因周公而僭也。若禘于

周公之禘禮。則非僭也。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禘及其高

車。此職軒

卷之六 曼寓草下

此職軒

祖則諸侯之及其太祖者豈非禘乎。以周禘魯而配稷論之。杜預注左氏禘文王于周公之廟而不立文王之廟。魯亦何僭之

有。然則既灌以往。吾不欲觀者何耶。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于

莊公。速也。莊公喪制未闋。特別立廟。又不于太廟。故譏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

致夫人。左曰。秋禘而致哀姜。非禮也。致者。致新成之主于廟。而列之昭穆。此譏禘而致夫人成風之非。所以歷三禘者

無譏也。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僖為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嘗為臣。今升閔上。故

日逆。宣八年。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公。簫。此

卿卒而繹之非也。定八年。從祀先公。陽虎順祀取媚。將殺季氏而敗。襄十年。宋以桑林

享公。士旬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正謂既灌而往。至于昭二十

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于季氏。是則既灌而往之

非禮。有不可勝言者。春秋不書歲事之郊。而特書改卜不從。不

郊之郊。明乎魯之可不郊也。定十四年郊。不致燔俎于大夫。孔

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又祈穀

上帝。此二者。天子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函史

引記曰。啓蟄而郊。郊而始。辨蓋周之圜丘祀天。正歲建子月也。

迎長于郊。以報饗。其正月建寅月也。啓蟄而郊。以祈穀。正月而

郊。郊而東作焉。正歲而郊。郊而受朔焉。季秋則大饗。帝于明堂。

宗祀文王以配之。詩序有合饗天地之樂。而以昊天有成命當

之。分之則青黃赤白與黃靈而五。謂大神示。仲夏則大雩。孟冬

祈來年于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大饗。天。歲大故。則旅于上帝。

詩人非雅人論

迹熄詩人。今說者以爲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人。王之一之六注。平王徙居東都王城。于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吁。泥極矣。夫十五國風。合周南召南與東都之王。共十五也。東都之王當爲雅。則西都之周召二篇亦當爲雅。曰東都之王。降而爲國風。則周南召南亦降而爲國風矣。辟如今之北畿南畿。以貢舉言之。兩畿與十三省。各錄所試而爲書。豈南畿當有試錄。北畿不當有試錄乎。周南召南。猶之周之西畿也。東都之王。猶之周之東畿也。關雎至騶虞。周西畿之風也。黍離至丘中有麻。周東畿之風也。采風者。分地而

錄之。豈分時乎。如曰黍離行役。悲感宗周之宮廟宗室。追怨之深。以是疑其爲降。則關雎亦後人追思所作。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漢明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則亦足以生疑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亾。詩亾然後春秋作。言春秋之義。專明上下。大一統之禮。莫大乎巡狩述職之典。今周衰矣。天子不巡狩。故曰迹熄。不巡狩。則太史不采風獻俗。不采國風。則詩亾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六宗說

尚書禋于六宗。諸說不同。王莽以易六子立六宗祠。摯虞曰。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六宗之神也。劉邵以爲萬物負陰抱陽。冲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孔穎達曰。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四時寒暑也。日月也。水旱也。爲六宗。孔註尚書同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歆孔晁以乾坤之子六爲六宗。賈逵以爲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岱河海也。日月爲

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岱爲山宗。海爲澤宗。鄭玄以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兩師也。爲六宗。虞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校經傳。別無他祭也。劉昭以爲此說近得其實。張髦曰。父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魏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杜佑取之。智按尚書本文。上言上帝。下言山川羣神。此似爲地大社之說。近是矣。然一六太虛無據也。嘗以五方有六神。東方少昊之子曰重。爲勾芒。南方顓頊之子曰犁。爲祝融。西方少皞之子曰該。爲蓐收。北方少皞二子曰修曰熙。爲玄冥。中央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此較諸家爲確矣。蓋五行而二水也。

合止祝敵論

事有數千年相襲以訛。而究不知正者。不少矣。祝敵之用。其一也。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搗之。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一尺。櫟之。擊祝之椎。名爲止。戛敵之木。名爲籟。其用之也。樂之初。擊祝三聲。以作之。樂之末。戛敵三聲。以止之。自馬融鄭玄李循白虎通。其說皆然。唐六典。協律郎舉麾鼓祝而樂作。偃麾戛敵而後止。遺法舉羽。或提燈籠是已。然則祝敵之用。果此六聲而已耶。總因尚書合止祝敵。誤解合爲始合。止爲終止也。夫合止者。合而止之。一字一轉。或數止焉。節之謂也。吾觀時樂得之矣。時之度曲。可

以使人人一律者。版爲之也。版有眼。故加節焉。十番之奏。一聲版。二聲魚。皆以木爲之。取其音清烈。不爲衆樂所掩。夫柷敔之聲。猶是也。伶州鳩曰。革木一聲。革音直。非若金石之鏗鏘。革之闐鞀。絲竹之嘹唳。綿長也。不過桐櫟相擊。砉然而止。正如版魚。用爲節奏。曲之遲疾。視此爲準。雅相之聲。近乎拉颯。悄然以輔。柷敔之閒。此度曲之所爲。大襯小襯也。柷敔不得其用。今乃用銅鈸杖鼓以補之。琴瑟設而不作。亦以不知版眼也。琴曲中有入慢。則有趨。可知矣。今之單彈琴者。猶度清曲也。使其引喉轉聲。以意長短。不合拍按。豈可聽乎。琴與瑟合。遂與六琴六瑟合。遂與衆樂合。皆恃拍按之節。以一之。若專以靜遠緩細爲高。無復版眼。則竟可隨意短長。是焉能與衆合耶。人之用聲。聲有常止。止以更氣。止以言乎齊也。合止明矣。春官教春。牘如柷。小春謂之應。以應大春所唱之節。又云。牘以應柷。則柷非三聲而畢。可知也。房庶曰。金石。鐘磬也。而變爲方響。絲竹。琴簫也。而變爲箏笛。木。柷敔也。而貫之爲版。馬貴與亦編九拍版。六拍版。于柷敔之後。胡以代拊。唐名樂句。宋以檀若桑爲之。非明徵乎。貴與亦疑之。而不敢決耳。

星土說

孔子曰。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邵子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昉于此乎。鄭漁仲曰。河出圖。有自然之象。洛出書。有自然之理。蓋謂河圖之如星點者。為諸圖形象之祖。洛書之如字畫者。為六書文字之宗也。時運之輪象天。列位之方法地。二十八宿當方圖之外圍。星土相占。掌諸職方。文理互顯。方圓互用者也。禹之治水治地。皆用九為規。奠九州。刊九山。滌九川。陂九澤。固有取爾矣。圖編取中豫。北冀。南揚。東西梁。西北雍。東南徐。東北兗。西南荆。以配洛書。其槩也。唐志。山河兩戒之釋星土也。然乎否耶。今泰西合二

浮山文集前編
圖補金魚火鳥。天河坤維續參井。艮維續箕斗。首尾相環。此何以分焉。嘗攷地球之說。如豆在脰。吹氣則豆正在中。其理然矣。然未言其如菰有蒂臍。而赤道之腰。分南北東西。與二極爲六合矩也。卵之所伏。必分上下。圓物而水浮之。絲懸之。便自定分。三輪五線。證知中國當胃。西乾當左乳。中土以卦策定禮樂。表性命。治教之大成。獨爲明備中正。豈偶然乎。當北極之下者。無用之地也。黃道之下。人靈物盛。而中國在腰輪之南。天地人相應。其幾自應。地勢符天。全地應之。一方之地亦應之。可以平列。卽可以環列。古人因民之所知而列之。惜今無神明。不能重定中土之分野。而猶守隋晉之志。更今郡縣名耳。

禹貢水說

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攷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蓋夫差掘溝以通晉。而江始達淮。孟子指夫差之邗溝爲禹跡也。河自龍門至大陸爲一流。至秦決魏都。始有二流。遷作河渠。書云。斯爲二渠。復禹舊跡。是以決渠爲禹跡也。桑欽作水經。酈道元注之。其于中江九江敷淺原。未明也。江入會稽。遂謂楊子有口通于瀾。訛之甚矣。瀾卽漸江也。愚者曰。古會稽郡大。後乃分半爲吳郡耳。後人有精于前者。禹貢導河自積石。而元濶濶泝源出于甘朶。江發于岷。而緬甸志載蜀馬湖江。本于緬之金沙江。金沙源在崑侖之南。與黃河源在崑侖之東。此豈不詳于

用幣說

前食貨志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小顏曰。言黃金以斤爲名。錢則以銖爲重也。李奇解圜法。圜卽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師古非之。以太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爲九府。圜謂均而通也。秦并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鎰爲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錫銀之屬。爲噐飾寶藏。不爲幣。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筴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平準書。更命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云云。智按黃金一斤四字。上下文不甚洽。疑有脫簡。

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其他又云。馬至匹百金。武功爵。凡直三十餘萬金。陸賈橐裝直千金。賜斥上將軍四十金之類。詎如今俗之以一金爲一兩邪。惠紀。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吏二金。注。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斥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錢也。下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值錢萬。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謂與萬錢也。公羊百金之魚。何休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智考。晉灼所引食貨志。黃金一斤值錢萬。此乃王莽之法也。黃金何其賤歟。下又云。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

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本八兩銀矣。乃直千錢。何其懸絕。毋乃爲大錢乎。莽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言當五十小錢也。小錢直一。重一銖。次曰么。曰幼。曰中。曰壯。則小錢正。鵝眼綫環之比矣。大錢五十。止可當銀一分耳。智固以莽之所謂黃金一斤。朱提銀一流者。乃貨品。而以金襍之。猶武帝之白。選曰白金也。承上文錢貨六品而言。下又云。是爲銀貨二品。其義明甚。獨疑周之黃金方寸而重一斤。曰一斤。則一斤矣。何爲重言方寸乎。此承上文九府圜法而言。爲九府之一幣。必有制度。所云方者。或如漢白金之二品。曰重差。小方之乎。李奇曰。圜一寸而重九兩。未可厚非也。可因而

推知方寸一斤之說矣。平準所云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者。蓋謂一黃金鑄幣。號曰一斤也。食貨志又曰。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鄭氏曰。其文爲半兩。實重四銖也。然則周之方寸。漢之白選。莽之銀貨。應皆別有實法。今不載其法耳。古不許民散用銀。必成幣而後令用之。是秦之幣二等。不及銀者。固有以也。銀卽在。金鎰中矣。世代旣殊。稱謂移易。遷固文字古簡。自魏晉唐諸人。卽以臆揣作注。臣瓚曰。秦以一鎰爲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此說爲近。猶可考。縣斲耳。徐鍇曰。書。金作贖刑。古贖皆用銅。漢始用黃金。少其斤兩。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一疋。禹貢金三品。康成曰。銅三色。則或者曰。金幣。是銅鍍金者乎。晉志引

漢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價。科有平庸。此自鈎金之遺。然金有高低。况漢制。金爲幣。或有做半兩而實重四銖者乎。故須呈價也。景帝六年。定鑄錢僞黃金律。元封五年。酎祭少府省金。金輕色惡者奪爵。王子侯表。地節四年。襄隄侯聖。坐酎金八兩少四兩。免。五鳳四年。朝侯固城。坐酎金少四兩。免。太始元年。更黃金爲麟趾褭蹏。師古曰。舊金雖以斤兩爲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猶今時吉字金挺之類。亦曰馬蹏金。往往于地中得之。或帝表祥瑞。故普改鑄錢爲麟趾褭蹏之形。以易舊法耳。常璩巴志。言黔中弱頭虎子夷秦精。秦王刻石與盟。殺人顧歛俵錢。盟曰。秦犯我。輸黃龍一雙。戎犯秦。輸清酒一鐘。所云黃龍一雙。

乃當時之金幣也。由此觀之。余謂不許散用金銀。而金幣有形。此確證也。董彥遠曰。漢一金。金四兩。直二千五百文。此揣古今而兩不決爾。方勺曰。漢法聘后。用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又曰。當時黃金一兩。才六百。銀一兩。才二百。宋王抃燕翼詒謀曰。真宗問曰。咸平中。銀兩八百。金兩五千。今何增踊如此。東坡但惟古黃金之多。直未攷爾。智以李時珍之言。一當十。則太少。酌以沈存中程大昌之言。則古一斤。爲今五兩而少。一兩爲今三錢而少。然則漢之四銖錢。正如唐開元之二銖而少。漢之筴錢。則輕極矣。

詩樂論

五經無樂。獨以樂記當之乎。記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絃詩三百。舞詩三百。周禮。太師以教國子。內則。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春秋。大夫賦詩。論志。猶遺風也。孔子修之以教弟子。取瑟及琴。造次不輟。故晏子有繁絃歌鼓舞以聚徒之譏。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六經遺三。何哉。蓋以書治政事。春秋操是非。易窮神化。若自成童庶士。刻不相離。而泯于日用。薰陶鼓舞。則詩禮樂最切而已。藏易書春秋矣。教鯉學詩禮。而樂亦藏矣。小子何莫學夫詩。而禮樂亦藏矣。鄭夾漈曰。魏得漢雅樂。卽杜夔。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太和。惟存鹿鳴。至晉又亡。漢有

齊魯詩。毛注鄭箋。皆言義。不知音。六亾詩。所謂笙詩。東哲補之。不亦贅乎。鄒肇敏曰。南咳卽天保。白華卽頽弁。華黍卽棠棣。由庚卽瓠葉。崇丘卽伐木。由儀卽菁莪。亦一臆耳。愚者曰。雅樂拘于漢宋之泥說。終已不復。而學者無以節宣。拘則疲循。肩則大潰。愈溺于滯靡之俗樂矣。楊椒山告韓苑洛。其概也。夫元聲。冒統也。節奏樂器。實事也。聲之中節。本自易簡。不過高下疾徐。錯綜而合節奏。爲調法耳。十五字。七調。五音。三等。不能違也。較今俗樂側調。低二字爲正調。卽雅矣。管色均絃。人聲依律。唐之絕句。皆入樂府。理學歌詩。林希恩歌學譜。止執一法。是則三百篇不必旋十二律。非拘而何。聲音之故。微至之門。律度出于河洛。而未觀其通。祝啟所以節奏。而不知其用。又何言哉。黃鐘損益。猶之人身。兩乳之尺度。各自爲長短。而不差者也。必待截管候氣乎。倫論天然。不限古今。惟神解者。乃可與言。

詩蔽

史記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穎達

疑之。歐陽修信之。

十分刪九。

有周太師樂歌次第。今詩次第。鄭氏詩

譜次第。相傳大序子夏作。小序毛萇作。則鄭玄王肅蕭統所守

也。韓愈鄭樵不信。而楊慎駁之。沈重曰。鄭譜意大序是子夏作。

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後漢衛宏敬仲。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

詩序。隋志云。敬仲潤色。程明道信序。伊川曰。小序固史作。如不

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大序非聖人不能作。朱子以爲宏作焉。端

臨不從。朱慎曰。朱子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陸欽顧

澹真。皆有呂氏讀詩序。左傳燕享。屢賦鄭衛。則刪滌之疑。可解

矣。王柏云。所刪者。或存于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乃退
 何穰。削野麕。歸甘棠于王風。黜鄭衛。滌奔之詩。王陽明信玉厚
 齋之說。陽明以音論。與漁仲合。漁仲曰。得其鄉聲。則存。不得其
 鄉聲。則不存。其一端乎。邵康節謝上蔡蘇轍。皆謂孔子所取之
 詩。必無邪詩。蘇轍謂非一人之筆。程大昌有南雅頌之論。與詩傳合
 許敬菴乎遠。作思無邪論。信申培之詩說也。詩傳子貢著。詩說
 漢人申培著。皆近代出。隋志稱魯詩。亾于西晉。或子貢申培所
 說。韋賢所治者乎。亾于虞喜所傳石本之代也。喜字仲寧。黃文
 裕公佐。字才伯。香山人。詩傳跋曰。此晉虞喜所摹石本書。一廢于梁天
 監。再廢于唐貞觀。發于宋宣和紹興。尊信于趙明誠。黃伯思。董

道。洪适。胡元質。范成大。各有緒論及之。余得本於秘閣。梓於成
 都。附以申公詩說。新安吳懷古。重刻之。姚應仁。鄒忠徹。闡其義
 焉。子貢詩述。進邠風于雅。退魯頌于風。子曰。魯頌不可訓也。吾
 降而為風。周公燕享。有小正焉。崔鳴所以修身也。伐木菁莪。
 隰桑白駒。燕賢也。魚麗嘉魚。瓠葉。燕大臣也。樛木。諸侯慕文王。
 騶虞。虞人舉其職。四國害周公。康叔賦相舟。管叔將畔。大夫諫
 之。賦雄雉。何彼穠矣。周耻齊襄公。齊手。知小白之君齊也。鄭世
 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鄭靈公棄世臣。而任狂
 狡。子良憂之。賦扶胥。小弁。為尹伯奇。隣大夫閔之。麥秀。子良諫
 靈公。抑為懿戒。在小雅。闕宮。僖公時作。申培詩說。取豳風鴉
 諸篇。與魯頌。綴于周南。召南之後。取曹檜。列于鄭齊之前。取七
 月。置小雅。而以秦風。殿十五國。大小正。即雅。大小正。續大小傳。
 即變雅也。有周頌。商頌。無魯頌。魯之不應有頌。朱子固嘗致疑。高
 頌。其說多與毛韓相抵牾。

邑趙公南星曰。關雎。文王之詩。猶稱風焉。以其未為天子也。周
 自東遷後。且降而為風矣。魯安得有頌。毅然降魯頌于國風。實

本申培也。石莊曰：列國凡有宗廟，必皆有宗廟之詩。詩必皆以頌爲名，不特魯有之也。魯之異于列國者，升歌清廟，下管象武耳。太師陳風，采民間之歌謠而已。諸侯自詠歎其祖功宗德，則于民風無涉。故夫子不得而見，然則列國之頌，何爲絕不一出。曰：逸詩多矣，安知無雅頌禱于其間。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樂記曰：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此賜之天子者也。不則自爲之者也。駟駟泮水闕宮，魯也。它國其類也。

樂調攷

按律樂歌曰：正月太簇本宮，黃鐘商，俗名大石，如萬年春之類。二月夾鐘本宮，俗名中宮，如玉街行。三月姑洗本宮，太簇商，俗名大石，如賀聖朝。四月仲呂本宮，無射徵，俗名黃鐘正徵，如喜昇平。五月蕤賓本宮，姑洗商，俗名中管雙調，如樂清朝。六月林鐘本宮，夾鐘角，俗名中呂角，如慶皇都。七月夷則本宮，南呂商，俗名中管商角，如永太平。八月南呂本宮，南呂宮，俗名中管仙呂，如鳳凰吟。九月無射本宮，無射宮，俗名黃鐘，如飛龍引。十月應鐘本宮，姑洗徵，俗名中呂正徵，如龍池宴。十一月黃鐘本宮，夷則角，俗名仙呂角，如金門樂。十二月大呂本宮，大呂宮，俗名

高宮。如風雲會。唐俗樂二十八調。曰正。曰高。曰中呂。曰道調。曰南呂。曰仙呂。曰黃鐘。是爲七宮。曰越調。曰大食調。曰高大食調。曰雙調。曰小食調。曰歇指調。曰林鐘。是爲七商。曰大食。曰高大食。曰雙。曰小食。曰歇指。曰林鐘。曰越。是爲七角。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高平調。曰仙呂調。曰黃鐘。曰般涉調。曰高般涉。是爲七羽。唐樂志。俗樂二十八調。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則益濁。上則益清。徐曼安書曰。俗樂調有宮商角羽而無徵調。徵在商之中也。今九宮譜。北曲十六調。南曲十三調。皆本諸此。段安昌樂府。禱錄二十八調。以平上太入紀之。但于未記之云。商角同用。而宮逐羽音。此可推矣。隋志。周文時。龜茲人言五旦之名。以華

言譯之。旦卽均也。遼史有四旦。二十八調。曰婆陀力旦。卽七宮也。曰雞識旦。卽七商也。曰沙識旦。卽七角也。曰沙侯加濫旦。卽七羽也。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蔡元定嘗爲燕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義。今采其畧附此。黃鐘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鐘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爲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鐘。不可以上下分。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鐘用尺字。其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太簇夾鐘清各用五字。而以下上緊別之。緊五者。夾鐘清聲。俗樂以爲宮。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畧也。一宮。二商。三角。四變。爲宮。五徵。六羽。七閏。爲角。五聲之號。與雅樂同。惟變徵以于十

二律中。陰陽易位。故謂之變。變宮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四變居官聲之對。故爲官。俗樂以閏爲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爲角。而實非正角。此其七聲高下之畧也。聲由陽來。陽生于子。終于午。燕樂以夾鐘收四聲。曰官。曰商。曰羽。曰閏。閏爲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鐘爲律本。此其夾鐘收四聲之畧也。官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鐘宮。皆生于黃鐘。商聲七調。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雙調。曰小石調。曰搗指調。曰商調。曰越調。皆生于太簇。羽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黃鐘調。皆生于南呂。角聲七調。曰大食

調。曰高大食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搗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生于應鐘。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畧也。存中曰。十二律并清官四聲。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于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鐘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夾鐘。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工字近林鐘。尺字近夷則。上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鐘。凡字爲黃鐘清。高凡字爲大呂清。下五字爲太簇清。高五字爲夾鐘清。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合字音似呵。四字似思。一字似伊。尺字似扯。六字音靈悠切。凡字音似翻。高凡字似

泛五字音鳴。卽合簫管七調諸法也。朱子曰半律。通典謂之子聲。後人失之。惟存四聲。有四清商聲。卽半聲也。王洙有古今樂律通譜云。今胡部樂。乃古之清商遺音。總論之。凡樂無五音。卽不成聲。猶聲高下不備。卽不成歌。外國各有其五音也。樂府之以清商名者。調法之名也。如今山坡羊曰商調。山桃紅曰越調之例。陳暘樂書曰。樂有歌。歌有曲。曲有調。故宮調。北云婆陀力調。又名道調。婆羅門曰阿修羅聲也。商調。北名大乞食調。又名越調。又名雙調。婆羅門曰帝釋聲也。角調。北名涉折調。又名阿謀調。婆羅門曰大辨天聲也。徵調。北名多婆臘調。婆羅門曰卽羅延天聲也。羽調。北名般涉調。又名平調。移風。婆羅門曰梵天

聲也。變宮調。北名阿詭調也。金華文統曰。太常樂。本大晟之遺法也。自汴蔡沒。而東嚴侯得其故樂部之。國初徵樂東平。太常徐公遂典樂。其義不能究矣。崇寧之世。魏漢津乃以蜀一黔卒。造大晟樂府。遂頒其書。津嘗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樂律高。北方玄鼎水又溢出。是不久矣。樂有古雅樂。有俗部樂。漢采謳。已不古。六代多吳音。北樂襲外國。乃隋平得樂。存者什四。世以爲中外正聲。蓋俗樂也。至是沛國公鄭譯復因龜茲人白蘇祇婆善琵琶。而翻七調。遂以制樂。故今樂家猶有大石小石。大食般涉等調。大石等國。本在西域。而般涉卽是般瞻。華言羽聲。隋人且以是爲太簇羽矣。教坊色長張保。曾製大樂玄機論。七音六

十律。八十四調。不脫白蘇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節。四部
弦管。尚循唐來梨園之遺。此非鄙俗。祿行乎。宜雅樂之未易復
也。崔遵度作琴箋。非止夏至之音也。一自中而左。泛有三焉。右
泛有三焉。及其應也。一必于四。二必于五。三必于六焉。苟盡法
而考之。乃有二十五徽焉。是一氣也。尺絃具之。丈絃亦具之。作
易者。天地之象也。作琴者。天地之聲也。愚者曰。大操皆自七徽
起者。中也。聲起于中。兩頭分盡。鼓雖擊邊。聲亦中起。八音匏土
革木一聲耳。竹止十三聲。高下借用。金石以厚薄備十三聲。則
無所不備矣。此絃所以均鐘。而琴瑟所以不徹也。通典以應鐘
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鐘。不比于正音。故爲
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鐘。不比于正音。故爲

和。應鐘生蕤賓。不比于正音。故爲繆。按二變不得爲調。以其非
正聲也。所謂和繆者。蓋以繆和之。取濟助耳。醫家有繆刺。左病
則鍼右。恐其意亦當然。陸子淵曰。通典八音之外。又有三。舜時
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樂器。至周時改製五音。
減樂器至五百。至唐又減樂器至三百。太宗朝三百樂器內。挑
絲竹爲戎部。五音竝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
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革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
音最低。藝苑卮言。何元朗云。北人之曲。以九宮統之。九宮之外。
別有道宮。高平。般涉。三調。道宮至低。南亦有九宮。然南歌或多
與絲竹不協。豈所謂土氣偏訛邪。智按不然。今南歌皆可合竹。

但不以合絃。以北曲促。而絃宜連響也。南曲則緩。故難合耳。若精論之。皆可合也。元美謂貫酸齋。馬東籬。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官大用。白仁甫。元曲擅長。但大江以北。漸染胡語。沈約四聲。遂闕其一。余按北無入聲。不始于元時。而外國忍收之語。非無入聲。愚者曰。大氏五音二變之名。不得已而立者。實則變動不拘也。其生也以奇一而止五。必加七而循環始均。閒處各一。故以各記之。猶勾股之記甲乙耳。推及聲原。雖音有七。而用則用五。大經所言七調。正與律原合。而謂諸名宜掃除之。此不必也。易不可爲典要。而有典常也。使渾渾然以呶嘍相視。豈能定哉。以笛列七。則尺上乙五六凡工也。尺生六。六生

上。上生凡。凡生乙。乙生工。工生五。五生尺。輕之重之。如十六鐘加清聲。謂之寄聲半聲。此則可高可低。六字卽有合字。五字卽有四字。每一調則閉二字。如閉凡上二字。則爲平調。閉凡乙二字。則爲正調。閉五尺二字。則爲梅華調。閉六尺二字。則爲弦索調。閉五工。則爲淒涼調。閉乙工。則爲背工調。閉上六。則爲子母調。北調則微犯之。名曰犯。此凡吹人皆能言之。琴有七弦。宮商角徵羽少宮少商是也。以二聲相合。命之曰仙翁。以和其調。則七而用五。其細分十三徽。定五音者。乃定格耳。豈盡循環之妙哉。不得已而名之。曰。由低而高。曰宮商角徵羽。至第二調。則又變矣。此須與解人言。精簫管者。止能用其法。而莫能推原其理。

四禮說

儀禮周禮。皆云周公作。後有大戴禮小戴禮。是曰四禮。小戴今禮記也。最後而列五經。以述孔子語也。儀禮周禮列十三經。大戴不列學官。大小戴雷同家語。而大戴載孔子語獨多。則漢藝文志稱曾子十八篇。此類是也。正義序云。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本書。有一禮。必具一義。禮本周公。義本孔子。經明于傳。四禮定于二禮矣。大學中庸。禮經之心。百世可知。此易簡之至理也。禮運曰。禮本于大一。分爲天地。轉爲陰陽。變爲四時。列爲鬼神。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協于分藝。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藏智崇于禮。卑。內外本合。易禮會通。而幽明一矣。司馬談宗道家。而遷

尊孔子。繼春秋禮樂二書。詳哉言之。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此卓見也。此遷所以爲孝也。古作禮。後作禮。以禮運。運禮器也。使人履其體理也。後世或失拘牽。故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祭以孫爲尸。將嫁。教于王宮。三月。大饗。已廢夫人之禮。而謂後世可泥古之迹乎。郊祀。疑天地分合。宗廟疑昭穆迭毀。大學令太常擇民。明堂遵玉帶之圖。漢始綿蕞。其後止此。唐貞觀禮出玄齡。顯慶禮出無忌。韋公肅有禮閣新儀。王彥威有曲臺新禮。宋聶崇義進三禮圖。陳祥道著禮書。劉溫叟上通禮。盧多遜有纂義。王皞賈昌朝有新編新禮。王洙尹師魯有禮器禮象。而朱子家禮。則儒者所宗也。

洪武革鈇笠。都納之後。舉徐一夔。梁寅。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葵。蔡深。滕公瑛。修禮書。宮闈外戚駙馬。除前代弊。祭祀而省俎豆。冠服而省五冕。訓儲而議再拜。封拜而嚴本支。父母均喪三年。冠昏逮于士民。三年大明集禮成。諭陶凱曰。教化必先禮義。政刑非所先也。叔孫雖禮糠粃。然創制于煨燼。兩生迂待百年。朝廷之禮廢矣。時哉大哉。

三平賦... 河圖... 洛書... 參兩... 參兩說... 天三合九... 地二合六... 圓一圍三... 方一圍四... 而用半... 此本說也... 蓋嘗借泰西為問... 郊豁歿表法... 反復卦策... 知周公商高之方圓積矩... 全本于易... 因悟天地間無非參兩也... 參兩者所以用九六也... 九六為十五... 十五為三伍... 三伍歸一五... 五即一也... 邵子之旨... 一役二以生三... 又役三而役二也... 以二生數... 二其天三為六... 而六止用五... 五藏于用半之四... 常維四而八... 而十二而十六者... 載上天以為用也... 四恒立而用三于四中... 盈虛在手矣... 參兩實用... 見于洛書... 前此三千年... 未有發明者... 故列其槩云... 中統四生四成之河圖... 既變中應四正四隅之洛書... 則一極三而為九

參兩說

天三合九。地二合六。圓一圍三而用全。方一圍四而用半。此本說也。蓋嘗借泰西為問郊豁歿表法。反復卦策。知周公商高之方圓積矩。全本于易。因悟天地間無非參兩也。參兩者所以用九六也。九六為十五。十五為三伍。三伍歸一五。五即一也。邵子之旨。一役二以生三。又役三而役二也。以二生數。二其天三為六。而六止用五。五藏于用半之四。常維四而八。而十二而十六者。載上天以為用也。四恒立而用三于四中。盈虛在手矣。參兩實用。見于洛書。前此三千年。未有發明者。故列其槩云。中統四生四成之河圖。既變中應四正四隅之洛書。則一極三而為九。

三九二十七。三其二十七爲八十一。極咳秭無出一三九七者。此以四正之陽參天也。兩一爲二。兩二爲四。兩四爲八。兩八爲十六。兩十六爲三十二。兩三十二爲六十四。極咳秭無出于二四八六者。此以四隅之陰兩地也。七六數少而後于八九者。先三極之而以四爲歸。歸于兌乾爲終始也。蓋因算黃鐘律而得之。因辟卦之七十二。藏百八。而得之。因八卦之二十四。藏三十。六。而得之。則八卦亦十二卦也。六十四卦亦九十六卦也。三十六卦亦五十四卦也。河圖四周自乘爲八十。而北則不加。南減三五之一。獨用也。東二十四。西三十六。乃平用也。卽老陽老陰策也。二少則不會參兩矣。十數以內。惟六會參兩。故易止用六。

爻兼三才而兩之。則參兩也。偶倍二四而八。中不及六。猶之四隅之參兩。不敢及五也。三倍三而爲九。中亦不及五七。故卦畱七七爲蓍用。五則無非五也。董銖所云兩二一三爲七。兩三一二爲八。則十數之中。無非參兩矣。且就適用之節舉之。棊徽爲天地人正聲之合。故絃具周天。七泛十三藏閏之度。尺絃具之。丈絃亦具之。一徽至十三。乃四分用三分也。八洛書而首尾空二洛書也。一徽至二徽爲十五度。二至三爲十二度。三至四爲十八度。四至五。則倍十五之三十也。五至六。則倍十二之二十四也。六至七。則倍十八之三十六也。七爲中徽。後半如前半。非此等數之徵幾哉。十二者六之兩也。四之參也。九而三分益

一也。十八者。九六之會。而卯律參之。三分損一也。十五者。圖之中三五。書之交午十五也。三五之會也。進退一而進退三之樞也。任其參兩而旁羅。歸于五與十者。紀之以十爲成。五爲中也。猶一月三十日。氣候之一中一節也。五六者。十數之中。生成之終始也。月法。交策。半甲。其會也。是十其參。十五其兩。而六其五矣。此三十之繼十二。爲元會日時之大用乎。陽尊九而九不會。兩其九爲十八。而會。易尚八而八不會。參其八爲老陰策而會。猶之十數以內。兩其三。參其二。爲六爻。而天下之變盡矣。由兩其六。參其四。之時法十二。而推之。兩其十二。爲二十四。而參其八。亦三十四也。此四六合節。而二十五之天數藏一也。參其十

二爲三十六。而兩其十八。爲三十六也。此四九六六之合。而環宮主陽者也。兩其老陰之二十四。爲四十八。而參其十六。亦四十八也。此六其八。而四其十二之合也。兩其老陽之三十六。爲七十二。而參其二十四。亦七十二也。是八其九。而六其十二之合也。參其南方二七之十四。爲四十二。而兩其三七之二十一。亦四十二也。此七其六。而洛藏三之合也。兩其三十。參其二十。爲六十。此五其十二。而十其六之合也。甲也。律也。除四之通期卦也。參其三十六。兩其五十四。爲一百八。此象限也。十二其九。而十八其六之合也。兩其七十二。參其四十八。此坤策百四十四也。兩其百八。參其七十二。此乾策二百十六也。參其三十二。兩

其四十八。此全爻四破之九十六也。參其三十。兩其四十五。通期四破之九十也。兩其九十六。參其六十四。此陰陽爻平分之二百七十二也。兩其百三十五。參其九十。此邵子所嘗言四分三百而用之。則二百六十四。二百五十二。皆參兩可分者也。兩其百四十七。參其九十八。是三分通期。益二十四之二百九十四也。兩四十七者。三其四十九也。三其二千三百四十。而兩其三千四百五十六。爲六千九百十二者。三十六其百九十二也。三其千五百三十六。而兩其二千三百四十。爲四千六百八者。七十四其百九十二也。以至三其四萬三千二百。兩其六萬四千八百者。一元之十二萬九千六百也。從此無量。安有出于參兩三五錯綜者哉。言三五者。十數之中。約用生數。止矣。至一得五而六。二得五而七。三得五而八。四得五而九。五得五而十。卽一二三四五也。十不用而大一不可見。小一不能加乘。故止用二三四五。而言二卽具三矣。列四卽具五矣。一切數度。因地立體。而天用之。以天數統地數。故但舉三五而已。

人身呼吸合天地卦氣說

人身即天地。誰不云然。然非徒冒言其道理也。試質析之。行于骨節間者。氣血而已。氣爲衛。行脈外。血爲榮。行脈中。血實統于氣。而流行氣血于十二經十五絡者。皆脈也。八奇經。脈之縱橫約幾也。冲氣統之。肺爲氣門。寸關尺。浮中沉之候。平旦也。寸口其大關鍵乎。難經曰。寸口者。五臟六腑之所終始。本清曰。候脈者。必取平旦。雖云陰陽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脈絡調均。血氣未亂。然此其梗槩。而習矣。莫之察也。其實脈行十二時。夜半大會。寅則會肺。寸口。肺經也。每日從寅至申。屬陽。從申至寅。屬陰。人目動則行陽。目合則行陰。寅乃陰之盡。陽之初。

故上焦中焦之營氣。寅會太陰于寸口。下焦之衛氣。會睛明于目。故目與兩腎之中。皆號命門。雖曰上中焦隨營。下焦隨衛。而總統于宗氣呼吸。則三焦之火。一氣所運也。故越人治內經。而約決之曰。平旦變見于寸口。診法取決于寅時。一歲十二月。一日十二時。經脈各有所注。陰陽升降。與天地應。蓋宗氣營衛。所謂陽在陰中。而包其外者也。醫家誰究心乎。音出于丹田。而字滿于商。肺所司也。噫。人生于寅。子與謂平旦之氣。鷄鳴而起。豈特可以察脈已哉。聽聲知病。聽聲知吉凶。猶有先此者。實錄于

物理小識自序

盈天地間皆物也。人受其中以生。生寓于身。身寓于世。所見所用。無非事也。事一物也。聖人制器利用。以安其生。因表理以治其心。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一物也。通觀天地。天地一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轉以可知者攝之。以費知隱。重玄一實。是物物神神之深幾也。寂感之蘊。深究其所自來。是曰通幾。物有其故。寔攷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艸木蟲蠕。類其性情。徵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質測卽藏通幾者也。有竟掃質測而冒舉通幾。以顯其宥密之神者。其流遺物。誰是合外內貫一多。而神明者乎。萬曆季間。遠西學入。詳于質測。而拙于言通

浮山文集前編
幾。歿智士推之。彼之質測。猶未備也。儒者守宰理而已。聖人通
神明。類萬物。藏之于易。呼吸圖策。端幾至精。曆律醫占。皆可引
觸。學者幾能研極之乎。智何人斯。敢曰通知。顧自小而好此。因
虛舟師物理所。隨聞隨決。隨時錄之。以俟後日之會通云爾。且
曰自娛。歲在昭陽。汁洽日至。箕三浮山愚者記。

象數理氣微幾小序

爲物不二之至理。隱不可見。質皆氣也。微其端幾。不離象數。彼
掃器言道。離費窮隱者。偏權也。日月星辰。天縣象數如此。官肢
經絡。天之表人身也如此。圖書卦策。聖人之冒準約幾如此。無
非物也。無非心也。猶二之乎。自黃帝明運氣。唐虞在璣衡。孔子
學易。以扞閭衍天地之五。曆數律度。是所首重。儒者多半弗問。
故秩序變化之原。不能灼然。何怪乎舉禮節樂律而弁髦之。舉
倫物舊章而放棄之。謂爲聖人之所增設乎哉。核實難。逃虛易。
沈洋之流。實不能知其故。故吹影鏤空。以爲恢奇。其言象數者。
類流小術。支離附會。未覈其真。又宜其生厭也。于是乎兩間之

浮山文集前編
真象數。舉皆茫然矣。胡康侯曰。象數者。天理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天示其度。地產其狀。物獻其則。身具其符。心自冥應。但未嘗求其故耳。學者靜正矣。不合俯仰遠近而互觀之。又何所徵哉。智故隨聞而紀之。自天象始。何到平準斷首樂幹而長鑿之舉。

物理總論

野同錄曰。子夏之言生數。曾子之言幽明。律以庸言。不類鑿乎。要其理有不可誣者。伏羲讀俯仰遠近之書。故其範圍如此。氣行于天曰五運。產于地曰五材。七曜列星。其精在天。其散在地。故爲山爲川。爲鱗羽毛介。艸木之物。聲色臭味。別其端幾。黃帝論人。亦以五五約之。正謂獨性各別。而公性則一。陰陽和平。中道爲貴。若生有所乎萌。成有所乎歸。誠無所逃于始終。相反乎無端也。邵子言變化感應而歸之于道。虛舟子曰。道無在無不在也。天有日月歲時。地有山川艸木。人有五官百骸。其至虛者卽至實者也。天地一物也。心一物也。惟心能通天地萬物。知其

原卽盡其性矣。董子曰：天地之間，若虛而寔，故性命之理，必以象數爲徵。未形則無可言，一形則上道下器，分而合者也。莊子言虛無，歿歸于極物而止，則曰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聖人與民折中日用，使之中節而已，其格致研極之精微，皆具于易，誰固達而知乎？襲言常理者，拘膠闕茸，千萬譎譎，不肯研幾，究爲生歿鬼神，魘斷齋宇者，所刦而懾，徒跲躓耳。其造迷解閉，偏高釣奇，塞通爲術，而困人從之，嚼破黃葉，悟何道乎？兩末一往之說，時爲藥耳，空藥對治徇物之病，而妙藥更消執空之病。折中適得，事所當事，乃不爲逃兩所累，而遂贅守此樹前之核，不復學問。彭蒙田駢，是虛生浪歿之人牛也，不爲生歿所惑，并

不爲超生歿之談所惑，言動象占，見其物宜，俯仰遠近，極事通變。此學而不厭者，真絕學也。本末源流，知則善于統御，舍物則理亦無所得矣。又何格哉？病于言物者，好奇之士，好言耳目之所不及，附會其說，甚則構虛駭人，其拘謹者，斤斤耳目之前，外此則斷然不信，其蔽均也。宗一曰：學有專門，未可執此以廢彼也。人生而耳之目之，至平常矣。卒而問之，有奇于此身者乎？有奇于天地間者乎？保而九竅，言語老少，無不同者，無一同者，星辰何以明，雷風何以作，動何以飛走，植何以榮枯，噫，怪極矣。老父曰：聖人官天地，府萬物，推曆律，定制度，興禮樂，以前民用，化至咸若，皆物理也。其常也，卽其變也。變未有極乎？變極自反乎？

惟神而明之者知之。天道自東而西。星曆自西而東。地之陽氣自南而北。陰氣自北而南。人推移其中而變。有不變者存焉。不知差別之常變。而執常者。則周公之儀禮。有不可以治世。神農之本艸。有依之足殺人者矣。鄧潛谷曰。區宇之內。土壤少殊。物生隨異。而况分華夷。限山海。其恢詭倣怪之變。胡可勝紀。古所無者。何知今非創產。今狎見者。身知後之不變滅乎。宓山子曰。因地而變者。因時而變者。有之。其常有而名變者。則古今殊稱。無博學者會通之耳。天裂孛隕。息壤水鬪。氣形光聲。無逃質理。智每因邵蔡爲嚆矢。徵河洛之通符。借遠西爲邠子。申禹周之矩積。古人神明間出。不惜綻漏而且言之。自護則不必言矣。常

統常變。灼然不惑。治教之綱。明倫協執。各安生理。隨分自盡。中和易簡。學者勿欺而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易簡知險阻。儉阻皆易簡。易豈欺人者哉。或質測。或通幾。不相壞也。

論之四行五行說

或問中國言五行。太西言四行。將何決耶。愚者曰。豈惟異域。邵子嘗言水火土石。而畧金木矣。地藏水火。分柔土剛土。爲土石也。朱隱老曰。四爲體。五爲用。金石同體。言金而石隱矣。周子尊水火在上。次表中土。下乃列金木焉。金木者從土中生出者也。今所據者地之五材也。金爲土骨。木爲土皮。是也。水爲潤氣。火爲燥氣。木爲生氣。金爲殺氣。以其爲堅氣也。土爲冲和之氣。是曰五行。黃帝曰。六合之內。不離于五。既言五運。又分六氣。不參差乎。播五行于四時。非用四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非用二乎。謂是水火二行可也。謂是虛氣實形二者可也。虛固是氣。寔

形亦氣所凝成者。直是一氣而兩行交濟耳。又况所以爲氣而宰其中者乎。神不可知。且置勿論。但以氣言。氣凝爲形。蘊發爲光。竅激爲聲。皆氣也。而未凝未發未激之氣尚多。故概舉氣形光聲。爲四幾焉。楞嚴七大。地。水。火。風。空。見。識。也。地。水。火。風。之四大。猶之水火土氣也。有四實。則有四空。實皆空所爲也。而猶有容餘之空。故表空焉。皆因人目之見而顯。見本于識。而藏于識。故表見識焉。心藏神而主性。腎藏精而主命。以見識表之。亦可悟五臟六腑之實是二行矣。若欲會通。正當舍二求一。而後知一在二中。謂之二卽是一。謂之不二不一。謂之三兩。謂之九六。謂之七八。謂之四五。謂之五六。無不可者。且請學易。

水火本一論

水濕火燥。相反甚明。而易傳曰。水火不相射。何也。愚者曰。本一氣也。而自爲陰陽。分爲二氣。而各具陰陽。有時分用。而本不相離。有時互用。而不核偏顯。有時相制。而適以相成。特人不著察耳。天一生水。而反成陰潤之性。地二生火。而反成陽燥之性。呵氣屬火。而化爲氣水。精液爲水。而反以成人。果二物耶。人身言之。腎水也。心火也。時時交濟。不可間隔。以理言之。智火也。仁水也。理水也。性火也。是水直以火爲性命矣。不見夫雨露霜雹。皆陽氣之蒸餽。硝磺發而砲滴。雷鳴而泉通。春火力深而礎石潤。熱爐之下。必有氣蒸乎。是火直以水爲性命矣。不見夫螢燐珠。

珀皆濕氣之凝聚。薪經浸而火不斷。燈加膩而益明。井油得水愈熾。高奴之水肥可燃乎。日炙艸木而滋茂。行汁參補陽而口生津。水中之石擊之得火。煉劍淬水而剛。二者之用。交濟相成。莫不皆然。識者于此益悟代錯之本一矣。

水患說

人以水生。以火死。蓋以水火交而生。以水火濟而養。以水下流火上炎而死也。天地開時。初有水荒。天地壞時。火急生風而吹壞矣。一元中之一會。其始亦有水厄。太西言洪水時。亞你墨尼亞爲甚。猛雨四旬。地面全沒。止遺諾危數人。考其時。當帝嚳之八年壬辰云。中國洪水在堯時。是一徵也。林孟鳴攷堯時水患有十七年。揭靜叔攷有一百五十八年。引竹書堯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六十九年黜鯀。七十年錫虞舜之命。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八十六年司空入覲。是則先用共工治水。次用鯀。皆以堤水無功。而導之成功者。實終于舜攝

之已巳歲也。舜歷試後，乃使治河。書所謂納于大麓。孟子所謂舉舜而敷治焉。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帝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爲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正與尚書孟氏之言合。而孔叢桓譚，乃改大麓爲大錄。張萱以爲壇會諸侯，徒爾紛紛，不知舜實治水也。益烈山澤，水氣盛，火氣微，故用烈。刊木便相視，亦用烈。國語：共工從孫四岳，從禹疏川導滯。史記殷世家：契長佐治水有功，然則禹之治水，益佐之，岳與契又佐之矣。國語：太子晉云：共工墮高堙卑，以禍天下。皇天弗福，共工用滅。有崇伯鯀，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羽山。虞書曰：靜言容違，象恭滔天。言水不治也。愚者曰：古時水患甚久，當營巢時，亦有甚

不甚。史書頗簡，今合觀之，瞭然矣。治水之法，隄遏最下，導之爲上。孔子贊禹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溝洫卽治水之上策也。何待賈讓畫三說耶。張江陵居正，在政府，集門下談治河，刑曹商爲正，獨無言。公問之，商曰：河不可治。江陵默然以爲得。遂遷御史，愚者笑曰：關竝謂禹治水時，空平原東郡以爲積滯，以入東北海，其勢易。馮遂欲濬屯氏，賈讓欲徙冀民，皆因而導之之意也。然有說焉，以安堵之郡邑讓河，今可行乎。人各護其土著，誰肯無事而徙其田宅耶。是與羊謀其羞，神禹所不能行也。縣官歲費數百萬，徒潰中飽，不如已之。聽其決後，乃下哀惻之詔，爲之移措安置，當委之河者，竟委之。苟分浸淀者，苟分之，豈不

永遠安瀾乎哉。是在明君哲相。不言而默運耳。

藏智于物說

說卦傳。類萬物于八卦。悟此幾乎。禮運本天殺地。舉五。六。十二。之相旋。悟此幾乎。以天盤加地盤。而生克制化。隨變應節。易軌三式。皆有經緯宇宙焉。常運經也。占以人歷其位者。緯也。焦熱洩寒。視歷此者何人耳。愚者嘗言以推移之宙。消貪心。以規矩之字辨物則。而一萬俱畢矣。去者已去。來者未來。今又逝也。貪執何爲。達人樂此。而荒狂又竊之。故必明六合五破之字。處處皆然。乃知物之則。卽天之則。卽心之則也。管子曰。宙合。謂宙合字也。灼然宙輪于宇。則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春夏秋冬之旋輪。卽列于五方之旁羅盤。而析幾類應。孰能逃哉。聖人不惡賸動。

浮山文集前編
藏智于物。故圖書象數。舉其端幾。而衍易以前民用。損益盈虛。推行變化。在其中矣。要不離乎統類配應之時位也。人人本具。愚夫取識。猶且不爽。况齋戒至誠。而叩神明靜正之士乎。故曰至誠如神。

醫藥通類約幾說

老父曰。至理不測。因物則以徵之。醫固一大物理之橐籥也。喙者。歧者。核者。柯者。皆可以任督榮衛觀之。皆可以好惡制化窮之。形色精神。臭味燥潤。無非元氣陰陽之升降出入也。無非五六十二之運氣經絡也。用在中節。調其亢承。類應之綱。符幾不二。盡其性者。秩序變化。在其中矣。豈愁約則荒而博則混哉。雌雄子母。藥之倫也。水土之抽爲艸木。其水母而土父乎。動物之榮衛脂膏。其水母而火父乎。究論之。六淫亦水火也。七情亦水火也。其病也。亢火與元氣不兩立。停水亦與元氣不兩立。其交濟也。水火卽元氣也。氣爲體。水爲相。火爲用。不相離也。是皆可

以參兩而通類。研幾焉。氣味寂切而形色應之。輕重各分陰陽。而上下遂專升降。凡有頭尾。三停以分皮骨筋節。皆應表裏。腐藥渡通。同主于化。物體全具。取其專長。其通類固犁然矣。永叔曰。船上驚病者。刮舵牙汗末。和丹砂茯苓神飲之而愈。蜈蚣螫者。唾墨畫鷄味啄之。止痛。此亦以其神情而通類也。

書姓氏抄後

自有統譜原引粲然。然未必盡當無舛也。如所氏引伐木所所以古有虞衡。因主伐木。遂以爲姓。此亦支矣。風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穀梁傳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此與顏籀已異。朱以爲舜臣朱虎後。似之。東觀曰。其先宋微子之後。周衰宋滅。犇碭。易姓爲朱。廣韻本自高陽後。周封于邾。爲楚滅。子孫公邑氏朱。則朱有三說。路氏國語。姁姓。陸終子求言後。別封路。廣韻唐世系。姬姓帝摯後。封路。急就篇注路。水名。在涿郡界。居者氏焉。此亦三說也。苟。艸名。所居饒之。因命氏。又云晉荀氏後。避難改姓。姓苑又云黃帝後。說亦參差。今關中着音苟。太聲。其實

說文荷字从艸省。着古文也。麗爲高屋之名。其先殷富。好爲室屋。審引審曲面執。當爲司空之官。則尤同穴矣。兒倪本爲一姓。鄴尋文合斟尋。米卽是裘。而師古不能原。角本無角。而應麟分爲二。又何在。是正閔閣逢逢。以爲功哉。觀通志所載。移避所更。相伯袁爰之爲一。疏棘桂痛之更變。京嵇之自取。賀師之避諱。吞之音他前。遺之音惟。賁之音肥。不之音彪。玉之音肅。能併二姓之音耐。員慕子胥。則平聲不當音運。毋丘卽貫。則雙姓不得音無。加以遺復。沿改無常。博雅者不能無漏。宜矣。是用哀集。列其稀僻者。備遺忘可也。

養生約抄序

養生之說。老子有二云外其身而身存。莊子曰澹然無極。衆美從之。緣督善刀。火傳無盡。養其生之主矣。神仙家言。方技也。特附玄牝耳。守尸鬼窟。大乘呵之。然而不亾者壽。何謂非仁者壽。無量壽乎。噫嘻。生固累人。生亦何負于人。執之皆病。善用之皆藥。攷亭注參同契。亦以閒居職簡者。無嫌乎此。順性命之理者。不可不窮盡而至也。不以播精覓。販儂異。而以卻疾病。平民心。孰非仁壽之域歟。艮背行庭。坎離交濟。鏤丸本炁。革囊本炁。用之治世。用之理身。何分于因物付物之大公邪。塞兩間皆氣也。知其所以爲氣。氣卽神矣。知其神于精神。精神謂之聖矣。夭壽不

貳。顏子無核三十二。堯舜無核百餘歲也。防其自私而忽正務。故畧言之。已一生歿矣。何用言之。其寔生卽無生。養身養德。無二道也。平心而已矣。心誰肯平乎。以養生之澹嗜欲。少嗔恚。陰平陽秘。恬愉自得。使人適從而致中和。此黃帝之心哉。今且爲醫衍法。一曰治神。謹芟支蔓。約指橐籥于此。則神命之堅。終不

神仙說

顏之推曰。神仙之說。未可全誣。但牛毛麟趾。不願汝曹專精。貴愛養神明。遂其所稟。勿爲夭折。郝早服曰。無此渣滓。亦無此清虛。離卻神氣。別無妙道。高人達士之伸吐也。失遇之不得已也。尋常理語。不足以爽脾胃。遊諸寥廓。取不可知之汜沃。而遣放焉。曼衍焉。大覺金仙。猶之法身佛也。智者一笑。是巧語溢言耳。其情則真。其文則奇。以是而易傳。後來竊禱宇而異其幡。奉此刼誘。又何恠耶。千金方云。列僊或負篤疾。或干重典。或挾才而萬不一逞。乃一決而就。此則神仙亦不得已而爲之。非樂就也。有勉范忠宣以攝生者。范云。萬一如丁令威化鶴歸來。見城郭

浮山文集前編
人民俱非。亦有何樂。韓退之曰。人欲久不歿而觀居此世者。何如也。老父曰。太史公述道家。以爲形神離則歿。佛言緣生無自性。此質論也。老子曰。歿而不亾者壽。佛曰。無量壽。岐伯曰。不生不化。靜之期也。黃帝曰。有不生不化乎。岐伯曰。與道合同。惟真人也。蓋生歿之中。有不生不歿者存。此通幾也。自非智者。難言不惑。葉水心題謝道士混元皇帝錄曰。人之爲天地。天地之爲人。統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世論也。存之而已。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開目盡見。無假繁巧。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司馬承禎曰。世人學神仙。反爲神仙所迷。學無爲。反得無爲之病。神仙亦人也。在於修我靈

氣。勿爲世俗所淪拆。遂我自然。勿爲邪見所凝滯。則功成也。文中子曰。仁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郭象曰。係生故有歿。惡歿故有生。無係無惡。無歿無生。養生者非求過分也。全理盡年而已矣。屈原遠遊篇曰。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朱子每謂此。廣成子告黃帝。不過如此。鐵脚道人霞外禱俎。言坤復之交。亦此旨也。王世懋望崖錄曰。無輕生之徒。無養生之厚。無求生之過。修短有數。早定於有生之日。飛仙至人。非凡福可企。吾必曰長生。卽妄也。要使生時。胷中空濶灑落。太日分曉自在。朝聞夕歿。本無限量。亦無執著。是在勉之而已。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嶺外稿上

寄李舒章書

乙酉五月晦
日南海寄

嗟乎舒章。冤一至此哉。弟之皎然不污。自北來者。塗之人知之矣。竟為鄉井仇隙。滿調橫誣。鬼域障天。以白為黑。知舒章當何如。為我背裂乎。自四月十二夜得間。踰堦垣。吻且給出崇文門。倉卒冒死。遂不及通問。踵決勺食。毒蠱何言。五月朔抵清浦。是時聞史閣部議定策。有連諸暴帥出揭者。爭權未決。高傑方恣掠邗上。乃迂道繇秦州渡孟河。至留都。五月十日也。新主監國。

史閣部出師。鳳督入輔。小臣伏疏請罪。且欲悉報賊狀。而銀臺
闕阻。不令上達。白版錐印。方攘攘競擁戴功。老父曰。汝以我故
入城。然在此人。且以汝干覬。蓋出相隱地。我欲以老。故先至橫
山。以待足下。令弟與諸故人。更衣食我。已乃得老伯殉難音耗。
猶子醉地。始益自痛。痛我兩人。何命之窮也。臥子以書導余遊
天台。而老父云。長溪民德我。其地僻僿。可以家焉。矜蒞浹月。朝
議沸騰。天方降罔。陰氣遂熾。懣觥擿觥。發十七年之憤。而抗劾
者紛紛。皆謂指出於老父。仇家日夕。這蜚語。何所不至。然公道
在人。艸野伉直。至自北者。各著紀錄。猶未有以中也。老父曰。彼
謂降賊諸名。半出汝口。將羈汝以實此案。而重汝之怨。今吾道

憂危。賢者獲罪。伊蚤暮且柄用。亾慮罟網善類。不留遺巢。何況
我家。患無名乎。遠之遠之。故秋歷台宥。轉入太姥。陟嶠觀海。遂
漂百粵。然後知罔兩登樞後。豺虎生翼。嗾人誣彈。坐以詭名刊
章之罪。懸定贖徒。此猶司寇之仁也。嗟乎。冤一至此哉。俛惟生
平燥髮。持簡諒。則古昔誠無一事不可相爾室者。此冤胡爲來
哉。昔新莽毒弑平帝。篡奪孺子。陳少府世受國恩。僅以祖臘見
垂史册。又况子容堯舜之對。不當伏歐刀乎。甄孟成爲慶緒鼻
致。蘇司業稱病自謝。旋皆擢以優秩。表其後凋。靖康脚縛。闔宮
淪於腥羶。辱莫甚焉。張忠獻。趙忠簡。止以逃太學。不署立異姓
名。今其勲光。遂爾赫奕。如弟何人。可以比此。謂雖以年餘不挂

齒牙之散秩。不宜僅守次節。責之以死。死固士所當勉矣。嗟乎。當城破時。握舒章手。委地飲泣。絕命之辭。縶於絛袴。翼日聞諸老有投職名者。憤而引決。而足下止之。以爲前歆血所謂者何。十七之夕。天子召戚臣劉鞏急入。東宮二王。固已在外。天意不忘。可以出則舉事。前日蒙召對稱賞。許君父之言。在耳。此半年陰結山東河北之忠義。臨時求護龍種之苦心。天目在上。瀝血可對高皇。是以忍須臾死耳。大丈夫貴能用其死。以有所爲。身。在溝壑。亾俚耶。既已哭東華。被賊執。則求死不得矣。至廿六日。押入。呼名不應者。反接。驅被鋒鏑。笏者慘毒。刺剗攻心。內外庭除垣廡間。梏拳輒數百人。瘖膚掠髀。晷晷徹天。病骨膺之。動卽

僵死。從血肉枕籍中。眴眴上蒼。欲罵不聞。捽髮把土。恨何以不先死。而忍詢及此。死固應耳。適有天幸。爲其書記卒所護。卒故雒陽書生也。幽囚慰持。枕格嘗後。蹈背熅火。治劓給餐。會張芷園抗氣而折賊燄。我輩稍有生路。念已忍詢及此。孟威履善之事故在。苟公達既能自若。鄭議郎乘便脫身。棄妻子。冒湯火。而奔。此固已萬死矣。靡靡之家。倖亂真贗。慎伎之俗。善妒成風。遂乃禁治公道諸單。臆造重輕。招賄出入。方飲狂泉。承望希寵。正人齧舌。誰敢發言。貧無厚賕。積怨難釋。貞女鱗爲滌婦。平地沉於海底。豈不哀哉。嗟乎。大丈夫赤心苦節。明如日月。而坐爲仇陷。無以自伸。上不能慰白髮。下不能庇黃口。便足仰天絕亢。然

而此時愈不可死。古來忠良被謗者數數也。而此名難當。不畱此身以待昭雪。則遠辱祖德。近傷親心。且使天下後世以爲懷忠萬苦。不獲直報。英傑喪氣。義士灰心。則罪更大矣。靜言思之。我固當罪。先王父廷尉。世傳闇修。姍笑聲譽。而乃少弄文翰。操筆是非。尊古學。辨風雅。舉止異趣。爲時士所忌。其罪一也。旣已容迹玩世。據地歌陸。沉於金門。又好指斥臧否。肆志軒轅。其罪二也。閒冷得親伏御前。條奏急狀。遂爾不知忌諱。痛言時弊。其罪三也。善不可爲。而祖父立朝居鄉。礪節守正。身旣疾邪。而弱弟復剛腸徑情。已歿諾。分涇渭。不能突梯事仇。無以教之。其罪四也。樊姬曰。哭城城崩。歎市市罷。今忠誠格皇天。而衆人莫爲

毫釐。其罪五也。正在轉側。卜肆瞞然。忽示朝廷更始。一切宥赦。稽首天恩。小臣實不任受也。分矢暴骨疆場。人又以爲熱中。匿而佔俾崖谷。則又疑爲譏謗。嗟乎。他日此心苟白。退伏艸間。卒成半生所著之書。惟有叩鐘山下自殊耳。嗟乎。已被惡名。曼辭欲焉聽乎。舒章親見我萬死。者遙聞去冬。已間關奉輜車歸。忠孝薄天。與君文章。并已千古。海汶附書。卷切爲慰。知己之前。不覺噉噉。嗟乎。舒章視我。故忼慷士也。當鏃斧加脰。湯鑊在前。甘心受之。坦然無怨。一罹奇禍。冤氣死結。殊不可忍。甲影無慚。輒復痛骨。雖頗喻老莊之指。焉能釋邪。轉憶讀書攻苦。生免純綉之習。弱冠出遊。投分足下。業好悲歌。臥子嘗戒我不祥。驗矣。甲

戊敝邑寨變。嗣經兵火。江以北爲戰場。清白數畝。廢同蒿萊。流寓江南。筆耕僦市。所願閉戶。覃思研究。載籍述其家學。參記所聞。備采史之用。愛閒居。不慕官爵。此自文人恒情。非爲高也。倖脫諸生。便值老父以議。剽穀城。受武陵之毒。荆門八捷。反致逮理。方臥虎兩墮用事。大臣阿邑。摧殘君子。廷杖漳浦先生時。斯何時也。護侍園扉。重足一迹。膝行沙堰中。告哀者兩年。傾家以免。僅存皮骨。幸荷聖明。可得歸耕以養矣。然比新法拘迫。禁人逃選。因乃羈絆朝隱。猶冀勒當代務爲一書。上瀆聖覽。萬一直言得罪。其夙願也。適老父賜環。陛見。一啓其口。陷阱機發矣。復蹂躪畿南山左。自秋及夏。老父僅乃受命河北。弟卽請纓。終

以銳氣指陳。聖明賞之。而爲時相所沮。此足下共事。爲我怦怦者。嗟乎。言不見用。忠不見信。國家坐視十餘年。爲庸夫所誤。小臣拜祿十七石耳。我兄時亦以高堂相牽。嘗歎云。避世不可。佯狂不能。兩人文章意氣爲友。古人相期。乃竟同遭國難。豈非命乎。嘗一日纏銀當歸。羈邸舍。道遇足下。急語杜陵三徑。當復何時。搖手而別。繇今痛之。此易世語也。非無季鷹之識。竟邈度袞之蹤。平原且受禪詔之疑。崔寧妄被通書之誦。命之窮矣。冤一至此哉。近見曾二雲先生書。及市肆轉販金閫時務策畧。所敘北事。苦人皆列褒恤之條。始歎世猶有人心在也。仲翔不過謫徙。尚云一人知我。死亦不恨。况受此奇冤耶。家長子者難免。耕

陌上者猶及。故踵子幹於上谷。步臺卿于海濱耳。日且驚心。非特一也。方濟憲憲。如彼棲苴。道路以目。不知何解。浪傳騎舛。馳連烽頽泗。長江天塹。專賴神烈。明主漸親政事。公道久而自彰。但未知容有衆正之朝廷。爲木石訟寃不也。言及乎此。涕泗交流。孰視斗血。欲灑何地。老親在金紫山中。恐不及徙家長溪。當携細弱來貴郡。栖大响耳。古處無所事屬。聚首難期。鄉風嗚咽。

唐之甄濟蘇源明。宋之趙鼎張浚胡寅。以視密之守節之苦。尚且遜之。而密之尚鬱鬱放歌湖海。豈不痛哉。光武中興。首推不仕莽之卓茂。今赤伏再造。公道揭於日月。將不日明召。下簾肆間。請密之以許先帝之血。佐中興。又不必過九真而沉玄石也。如何如何。程九屏評。忠良被謗。從昔有之。然不謂抗節負義。炳若日星。如我密之

者。當萬劫一生之餘。而乃爲其仇隙。誣讟至此。豈不哀哉。謗人伏機。既久。天下之所共知。身用明之。讀此書。令人感憤一時。流涕千載。林六長評。漢王莽之亂。卓茂見推于光武。朱泚之亂。蔣沆劉廼表奏于西平。祿山之亂。汾陽恢復兩京。天子親定功罪。秩獎甄蘇二公。靖康之亂。有李綱持正。故一毫無枉。豈有懸斷顛倒。如今日者哉。余從燕都。親見國難。密之抗節獨苦。忠心壯志。可薄雲日。而值仇慙障天時。能不悲乎。假此時親復舊都。密之尚遠出漢唐諸君子上。豈僅僅足當從逆者三司列拜而已哉。嗟乎。何甲申忠臣之不幸也。鹿公評。

附載公論

湯惕菴曰。南都操刻論者曰。王莽弑平帝。篡孺子。何乃稱爲堯舜。明主自稱小臣。可斬也。世受漢恩。而不能死。僅用祖獵史何褒焉。如此。則是光武不當封褒德安衆侯。而肅宗不當拜秘書制誥矣。專以比干律人。則箕子受朝鮮之封。有罪矣。以結縷律人。則高柴逃不繇竇者。非矣。以召忽律人。則豈惟仲父無耻。季札之復命。哭墓復位。而待亦無耻矣。豈公論哉。烈女不事二夫。封髮刑耳者。何愧焉。刻論之心。非忌則軋。聖人所惡也。李賊在北都。露刃九門。走不得出。南都城開三日。從容迎。則今日之安坐剪髮。稽首腥羶者。卽昨日之操刻。

論者也。楊機部先生曰：亾國之士夫，當以死自矢，而圖恢復之朝。從無槩責以死之典。肅宗定六等，後猶悔之。子儀克河東，全用陷賊者為內應。况今日竟未恢復尺土，而遽逼人事賊乎？朝廷但宜表死事以隆典，而擢守節者以美官，則得體矣。此公論也。姚有僕上石齋先生曰：馬阮報怨南都，以亾自拔來歸者，得問罪矣。西北之人，不俱漏網乎？且有歸而旋降者，其父兄揚揚于家，不敢問也。夫臣子以禮守節，不當問受恩之深淺。然朝廷以法服人，則官之大小輕重，宜分別而等殺。如自宰輔而下，金紫大臣，何許其執政要路數十年者，何許今止逮二三南歸之小臣，官未滿百日，祿不過十石，為王維、鄭虔者，鍛鍊大辟，而尊寵與賊召語者，反蒙收用，其何以服後世？嗟乎！士有幸不幸耳，早生數十年，皆忠孝廉節，身名俱泰，不幸遭亂，一不免，遂為世所蹂躪至此。才與名真，老莊之所恨哉。至為甄濟、蘇源明者，事久論定，芳名自傳，時當害才之世，不得受甄蘇之賞耳。若今日南都降索頭等，豈得籍口王維、鄭虔比乎。

乙酉四月，湯陽菴自南都來廣州，彙曾二雲先生書及國變本末為一卷，曼公苦節深見贊服。至六月，聞南都之變，而諸為刻論者無不降。故有僕之語，似為百史輩惜耳。然定公論也。因惕菴書，故記諸公之言于左。丙戌十月清

江與有僕俱守章貢死難。余覽公論之語，重有感云。鹿公方龐識。

嶺外文序

極治生才。極亂亦生才。才人之資適逢世。豈不有命哉。余自結髮知文章。好友朋。卽當鄉井之變。已賊讎午江北。流寓移徙。肝衡忼慷。十餘年。天下竟板板至此。所交天下知文章士。蒿目當世者。亾慮不得見用。又不暇坐而講論方聞。豈不有命哉。嗟乎。幸免椎結。轉側嶺外。又幸一時同流寓者。有初白樹本親臣子。霞紫佩諸子。又幸赤伏再造。中興之典。注意嘉與。諸子又皆負天下才。平日則古昔。敦詩書者。聚而講習。此亦足自慰才人之命矣。嘗嘆古人遭亂不廢其業。春卿抱經而匿。伯山漆書在身。後皆輔翼建武。彰中興之絕學。今諸子同此忼慷。尾瑣比落。不

以無家。廢其懷抱。投分砥礪。簡畢不輟。豈不難乎。余方處姚有僕署中。因與長公以式彙之曰嶺外文。嗟乎筆札久廢。眷念誰昔。諷誦惟有永嘆。仲宣荆楚。止存二篇。炫焯教授。且憂不行。乃者得讀諸子之文。褒然編勒。海濱逸人。安得不用此加慰藉耶。又見諸子所作。皆廓達高古。固治世之文也。而生亂世。天其生才以已亂乎。桓太常杜司空之業。請以爲諸子勉。

送黃公之潯州序

代姚有僕

黃公秉憲治廣海且歷年。而又之潯州。其屬吏某。乃敢爲文以述其卷卷。拜送綏旌之下。夫屬吏雖不慕善事雷同。然慙慙以文送上官。亦至非分冒昧矣。然不自以爲冒昧非分者。以公之遇我深也。其自奉簡諒時。卽以爲士君子師表後世。治行第一。惟以清爲舉首。然清而才足以弭亂爲難。節已尚。無可矜之色。爲尤難。旣當吾世。獲師表。遂何幸甫受一職。而步趨下塵。親承辟呬也。故事鼓吹入謁。趨承雷。已後堂盤辟。唯諾而已。公每見必開顏悉問。孰疾苦利害。孰豪有力。孰無辜號無告。作官其地。必以身範物。以情達隱。使異者不敢訾。同者不見德。庶爲上治。

豈惟東溼取名能耶。同事相蠹沒者。清夜無愧耳。粵服舊遠都下。所轄無慮下。得以餽其上。自公來而猶有敢挾苞苴。伺公門者乎。吳甄城之飲食泉而澣衣被絮。王東海之遺子孫不在越。裝以今媲美。無少長咸以爲過之過之。以加荊州之惟恐人知也。負望之巖巖。未免玄亮察察。若思峯峒。惟公以惟恐人知之。懷出之。飲人以和。誘民孔易。恒若不及。故與人無私而人自不敢干以私。不然。以負雕悍之俗。伎僉相尚。收魁宿爲之囊橐。大庭讞定。以竿牘要之。過所旗亭。蒼頭廬兒。踵相錯焉。幾何而令衙門自毀乎。與人無私。夫人而能爲誦也。人自不敢干以私。公真難及矣。此地谿洞林箐。與海上爲出沒。萑苻弄兵。依阻山澤。

往往而然。容貸羈縻。來則身集。去如飄風。時欲驅一切凋劫之餘。以徇之。其爲亂階。豈特未見其形哉。卽舊歲之變。海邦蠡午。一二亾命。因緣爲奸。挾持左道。動搖衆心。閭巷卷甲而趨。外訖內潰。又復訛言孔多。恣睢詭隨。全粵之執。固幾乎僨矣。公爲之清壘坐鎮。居以威重。蒞以嚴謹。使諸豪右鼓弁。或擿觖其黨。令自解散。或謀未成而遽攝之。不埃尺符。捷於烽火。無待擱然。而提封賴以安晏。功顧不偉與。是豈徒以齷齪博廉隅者。所能指揮而號令與。此繇公之清德。洽於人心。故所下輒服。不但流水之源也。某以無算之材。昕夕趨事。宜其蹙蹙無補。而幸以鮮戾公之教我。不謂深乎。今父老摩肩然頂。無不爲頌公者。然不如

其之誦公之深也。憶公曩在儀曹。其時柄國者。載翁其舌。小蛇大附。無不激昂得權。或謂公稍稍突梯。久理尚書郎事。則東宮大婚近。可循舊躋清卿。何必僕僕外藩也。公則固已心鄙長安暮夜驕人者矣。銳意求出。恬退自其所素然也。繇今思之。可不謂明哲乎。卽乃者中朝多難。然際會中興。或又不能不幸陳留一日之間。周歷三臺。慈明徵至台司。僅九十五日。賢者有所不免矣。南珍輻輳。至皆兼兩。走蔣山者。能不如騫公以夙望先達。數十年察此治最。旦夕三獨坐。入佐輔弼。天下庶有慰乎。然適以潯州相徙。是其不屑意于當路。不已較與。元凱道將。千里數數。猶謂非求爲益。欲以免禍。繇今况古。能如公之清夜不耶。不知者以新除遠道。爲公搯擊。知之者服公明哲之足以傲世。然公則澹如耳。萬無所可矜者。置諸懷抱也。公愈難及矣。繇繇之私。又不惟遇我教我之深也。故忘其非分而書以送公。

送晏公序

代姚有僕

我公通籍二十有七年。而今始以璽少卿入粵海之士大夫以迨父老子弟沐浴膏澤。既深且厚。則無不夾道謳思。銘諸鼎鉉以爲公賀。然知公不受賀也。其屬吏某固已心折我公之心久矣。以我公負天下器。出則定亂方垂。入則坐論謨弼。直指諸掌。獨以行已高。抗節清正。無復意于高官大位。乃公又嗛退不伐。猶猶如不出諸口。故人莫得而贊之。如受賀也。曾數十年不超遷歷台司。而乃待之日者哉。公鄉令吳江。吳江去我鄉。鐸相聞也。清而子諒。正而和易。吳人至今尸而祝之。乃今得親奉行治化。益信我公之清正。非夫樹清正以自槩爲名高者也。初趨承

堂皇間。念以子丑之際。我公執不議封。忤大璫。既幾不測。千仞
凜然之節。宜若岱宗。高不可仰。然公頗實揚休。愜愜接引。甚于
下執。礙明也。公之再召入銓曹也。又以與時方鑿。失權相指。故
有是出。自古蘭陵雅意。疏言不可。濮陽之願。辭過大行。賢者之
于本朝。雖非睠顧。亦其情也。而公獨不然。容與趣車。刺心理泉。
不惟毫若無恹恹者。又何嘗以忤璫忤相。自岸然詡哉。公謂拾
級。輒命堅坐。語移晷。詔以立身治人之槩。處世善俗之方。諄諄
若慈父。恚兄之惟恐不盡也。訟獄之情。洞若觀火。小民大家。各
服其志。或順時而鷹擊。或復一無所問。杜周甫之多所陳託。劉
季陵之閉門掃軌。兩無嫌於令聞休揚也。亦惟是清以服之。正
以明之而已。邇者海上之齷。百蠹生集。窮迫累氣。虛文無底。攘
攘而往。非武毅能一切禁之也。越俗廢居爲雄。必有高明之家。
爲之馮籍。六車生耳。爲家織計。何可勝道。率分鹵場而擅其權。
視氣力爲高下。與隱賑錢通而責其息。乃其餽者耳。私粥以趨
勝。制之不可。繇來非一。自公視事而豪貴俱不敢銳然自服主
名。不自服主名而馮籍者。奕矣。一署藩篆。而奸宄列眉。前此所
營。營陋規者。一旦革去。與人無私。小大共見之。故紛起而息。亂
作而定。謀建而不自矜。勲立而不自歸。好成人之善。獎人之媿。
惠教人之不能。子諒和易如此。有不欲尸祝其清正也。豈人心
哉。

送龔銓部督兵出虔序

建木龔公少負名稱。余子弟佔畢其文章。余讀之心折其立言之指。折衷古今。故必經術士能引義。忼慷者也。今來理廣州。得瞻魁岸。接緒論。益自嘆其然。天生材爲國家。有以矣。國家不幸當四七。幸有聖人。應赤伏之符。將以一隅再造區夏。所需中興人材。顧不急乎。龍飛之元年十月。粵東舉取士之典。公分闡得諸士而訓之。諸士感公之訓。謀所以書諸屏。屏且成。公已募兵出虔矣。余益作而歎。引義之難。若公者。中興真經術也。嗟乎。承平既久。冠裳習委蛇。無慮。美安坐。至公卿。何用經術爲。談者愚人矣。卽年來。捨擲。臣子非不歆然。引報國之義。然誰昔不好講。

求。加以習安乘便。見事畏蒞。坐視爲高。郗金鄉紛紜致台鼎之
歎。賢者之情比比。何足彼哉乎。公蒞任時。留都之間。押至。此鄉
方橫賊竊發。道路疑駭。公以奉命無所逃。怵懷單車。抵治而亂
定。建州之詔亦下。聞公與公鄉諸長老相期萬一起義之語。神
明鑒之。公之計爲士行思遠。業足素具。豈猶復仕宦過廣州門
諺邪。中興奉詔之後。擁戴蒙恩。晉秩加寵。人人無不以清華賀
公。公獨夷然。余蚤信公之夷然也。當公成進士。朝廷十年復開
石渠之選。公鄉首推公。公以爲世方多事。臣子宜勞習外務。不
與其試。顧今日肯能索求美官乎。日者公鄉楊公入輔。留吉安
支柱攻賞。萬公已拜新節督虔。皆知公經術忼慷。能得人。能悉

事。故請公司馬。而走書望公。是時賊梗雄韶。行人股弁道惡。公
竟突騎度嶺。往赴之。至卽與二公營中布算。條畫機宜。聯絡諸
路。故有正月十八日之大捷。此與思過廣州門者霄壤矣。今公
歸而募兵。刻期而出。恢復指掌。豈待問乎。公頃且補銓曹。賀公
者謂可勿問兵事矣。公則日勵行伍間也。曰。人惟畏難。故不習
兵。武鄉作正議曰。據道討滌。不在衆寡。天方多難。不爲其難。寧
安坐邪。埋金德胡。下髮載義。苟實心爲之。何機不可乘。何人不
可用乎。蓋發憤報國。不避湯火。夙志也。志在恢復。故無日不以
察豪傑。訪技勇。考地利爲事。不然。五羊都亭。手版罄折而已。何
庸心焉。至持廉平。公泰甚。郡上讞。大獄吏引案而驚服如神。剗

劃吏治。不畏強禦。固爲第一。此又不暇誦公耳。公訓諸士曰。士不學經術。其於浮獵章句。何益。今日飭身之始。值鄆南州創之會。枕戈報國。誰不同心。務在講求石畫。毋避難而就易也。六師近臨章貢。公率異軍露次稽首。杖策及鄴之喜。寧過此邪。旦夕復豫州。合荆黃。順流而定舊都。然後高密剽甲兵。敦儒學。公更著金石之頌。以獻宗廟。諸士其當進而歌之矣。及門先得李生等七人。關生則別門佚落。公按而出之。其林生則公爲流寓之士。銳身得者。今荷聖恩矣。余之樂得稱道者。不惟喜公以真經術佐中興。又喜公訓經術之材以報國也。

歷昭紀畧序

余來端州。遇嚴公伯龍。與比落閒處。得讀歷昭紀畧。見吾友徐子巢友爲之序。歎其徒手奮力。全城復城。而人竟泯其功。以爲遇不遇命也。時勢使然。然哉。嗟乎古之英傑。冒極難。乘尒危。幾垂成而不遂。或功成無言之者。或且以功得罪。豈不比比乎。然在末世。猶甚。士夫縮印鞞。習清平。翺翔仕路之學。其中懷原不切切。憐人之才。故所至不復訪人所行事。忽舉公道。率求之耳。甚則求之賄矣。世安得不亂。邪。時也。勢也。英傑生此時之命也。酒後抵掌。足以於邑。伯龍自引成紀之數奇。吾謂大丈夫求無愧數奇。亦已矣。詎必積勞中率。封安樂侯。乃爲榮哉。嗟乎天下

如此矣。有功而必見用。與今日之時勢繆矣。伯龍豈惟命乎。然
爲伯龍喜。喜時勢復當今日之屬中興也。丈夫枕戈嘗膽。勉無
愧數奇之風。何憂侯不侯邪。余之抵几書此者。一以望當世之
猶宜憐才訪問也。一以幸艸野高士之從旁紀是非也。

書通雅綴集後

智每歎藏書難。讀書難。編論尤難。漢隋唐之志。皆因朝廷之力。
此王堯臣陳騏所以易從事也。宋士夫藏書如李淑宋綬尤表。
晁子止陳振孫之輩。皆稱好事。各有書目。閒爲評敘。較唐吳兢
西齋杜信東齋爲盛矣。夾漈之畧。貴與之考。此至今昭昭者也。
夾漈言前人編錄。有見名不見實者。有見前不見後者。以雜史
上下分爲二家。隋唐二志。不成條理。崇文目評廣記云。博采分
門。則何以異於御覽。又譏孟堅之無倫類。不知班依子駿之舊
也。貴與乃痛詆之。以竊通典之細注。而踈於田賦等。夫七音六
書。前所未發。經制之事。俱有成文。彼詳於難者耳。夾漈之卓犖

豈可沒哉。編志依通典。猶漢書取史記。史記取國策。世本不得
不相因也。以董無心爲墨氏弟子。玉格入譜錄。樹萱入艸木。則
誠爲少室山房所笑矣。貴與所編之經籍考。但取公武直齋二
錄。中亦未免重誤。何以議人。如李濟翁之資暇。一云李匡義。一
云李匡文。文乃義之訛也。渚宮故事云。後周余知古撰。又渚宮
舊事云。唐知古撰。載荆楚事。此晁氏少載其姓。而以其書言事
止於唐也。西夏須知一卷。晁云。劉溫潤守延州。編蕃爾雅一卷。
不載姓名。而別條又有羌爾雅。元瑞亦竝載之。不知其卽蕃爾
雅也。按宋史藝文志。直載劉溫潤蕃爾雅。此應據崇文目也。編
年通載。晁氏曰。皇朝張衡撰。又見別條。斷論亦作張衡。按衡乃

得象之孫。嘉裕二年進士第一。則是章衡。浦城人矣。黃長睿譏
王堯臣之失。而不知張萬福。鄺炎。皆有同名。書史緣羊欣之目
而附會學士陳遵程懿卜。原治篇遂據之。王洪洲自云補通考
之漏。而自漏不免。又多以宋人書。置元人之後。升菴以示兒編
爲孫慥。以抄書者爲王融。猶云刻誤。如玉海筆叢之母照。尤襄
也。而敘母嬰爲母昭。裔後。引管寧別傳。以證勿安銀鈎之語。無
乃如晦伯之所料乎。曩在都門。有聞見畧記。少爲廷尉公所藏。
家君從璽卿還。逐日課之。所有經史諸監本。諸子百家。及諸大
類書。文集表表者皆具。但無異書。及宋元諸經解小說。天下志
書未全耳。年二十出遊。徧訪諸藏書家。就抄其目。許借者借之。

欲走越就祁公之四部。又以家信返。止與臥子定交。問其所藏書。正不必異書也。流寓白門。收焦顧兩家之遺。吳中所刻小說亦多。方選古今詩風。從事文集。終日諧際。潦倒詩酒。僕僕中偶然過目而已。固常自恨。通籍後。卽值老父在西曹。不與宴會。掩寓則讀書。又與鞏鴻圖吳恭順往來。所收金石古文。漢唐碑榻。生平未見之書。舉其副。悉以相遺。或得抄之。因以所見錄其大畧。不必盡我所藏也。其宋唐以上有名無書者。輒列其名。或他書所稱引。如升菴弱候輩所載。皆別記條目。或好事家藏有論敘者。因而記之。概之曰聞。大約異書多僞。亦無大書。如永樂大典俱不可得見。然吾家藏亦自足枕籍也。詎知流離至此。盡棄不問。追憶所記。彷彿夢中。嗟乎。若天許我還故鄉。抱少伯之漆書。畢朱虛之木榻。欲求尋常書冊。盈尺皆難。况其異乎。嗟乎。生平雅志在經史。而不自我先如此。從刀箭之隙。伏窮谷之中。偷朝不及夕之蔭。以誓一旦之鼎鑊。隨筆雜記。作挂一漏萬之小說家言。豈不悲哉。愚道人今年三十六矣。讀書固有命。

爲朱子暇太守画

高房山以王容溪如夢令繪之爲圖。而倪雲林亦用其意。贈王仲冕。今坐三萍。偶夢得之。聊倩雲山以蒼青松紅葉之筆。隆武改元春日。宓山方以智。

爲瞿稼軒題画

石田恒取董巨子久以入梅花。成其蒼古。此卷獨倣雲林。皴山磊落。都似礬石。不點一苔。而以墨沙襯其下。回渚層折。枯樹離離。又造一鬱秀深澹之境。稼軒老伯撫粵而携此以遊。其胷中之瀟灑何如耶。范石湖言桂林山峯翠立。爲天下最。恨不令石田見之。必更別創一奇。時與朱子暇林六長徐巢友同觀。年家

子方以智

又春溪圖

石田欲顯春溪。不復設色。夾岸作翹起蒲楊。間以桃樹。焦點作花。而春色爛然矣。老手賣弄。以意為之。奇哉。可謂畫中畫也。

為子暇跋小米雲山

米元暉湖山煙雨圖。有廬山黃石翁。是其妹夫李坦。以澄心紙屬之者。林樹遠近。淡積焦破。靜對當自識也。往見鞏鴻圖得楚山清曉。有朱子洪适尤袤錢端禮諸人題識。正自難知。侍郎自題。夜雨霽後。曉煙初泮。此更得之。今日覲面。何可容易。

為徐巢友画

太白祠前詩。一醉古人姿。在此久聞之。七星巖乃遇。且作百仞筆。筆乾起雲霧。三面石臨江。破廂欹松樹。請君放開兩蛾眉。可。是采石當年句。巢友曰住。

文世瞿稼軒年伯詩序

曩者家君子命智候先生虞山。今十年矣。豈惟日從喪亂之後。流離天末。復拜檠戟之下耶。智時卜寓康州。先生從蒼梧東。赴行在。維舟城下。猶子進一飯。辱長者之手。語如再生。因隨舟至崧臺。日侍辟咩。遂得盡先生數十年詩歌。伏而誦之。先生諸體。出入衆家。一歸于朴。至余小子。何敢論詩。所伏誦而識者。先生通藉三十年。立朝抗節。動與時忤。集中十半。皆家居所作也。然盱衡感慨。出以安和。始信小子生而好悲。其病甚矣。言志永言。固自有韞藉原於學問也。當留都昏秣時。先生慨歿引出。及蒞粵西。而西事迅發。相傳撫軍金石之志。何如哉。識者繇數十年

前讀先生之詩。卽已知先生之志矣。古者相見。歌詩諭志。人生標季。鮮不噍以殺矣。歷觀數十年。諷諭淵感。然無往而不得吾情。蓋治世之音也。其當中興乎。其學問豈與以智名勇功者乎。嗟乎。方求鍾簋不驚。戮力艸創之會。功名可謂至難。然又至易。圭爵之加。封卽三等。智見先生。手不釋卷。歌出金石。固夷然不在此也。功已高。故可以不言。學問已深。故可以不警。人盡能讀先生之詩者乎。讀先生之詩。想治世之音。宜可以忘悲。然小子跋此。幾已身邑閣筆。悲不自勝矣。轉側海底。驚見父執。近傷時事。遠惟故鄉。欲言有所不敢。苟欲歌。能無悲乎。憶東臯教我曰。女毋好遊。遊吾數郡。皆好名。鮮寔學。遊見世所謂名士如是而已。學必自損。今十餘年。果何益邪。幸而九死。不污其志。瞻旻告哀。長者哀之。故撫其手而與之言。詩是以識此。

水井記

代瞿年伯作

蒼梧郭東門稍北。有水井寺。井居寺之西偏。味至甘。有源不涸。本艸載其主治之功。梧人賴之。考一統志。唐元結於肅宗時為此地容管經畧使。過部嘗之。題曰水井。為銘刻石泉上。有火山無火。水井無冰之句。宋宣和間。郡守蕭盤有詩云。井名未磨滅。自我發沉晦。則爾時已堙塞。從訪求得之矣。我明天順六年。崑山御史中丞葉公。與征夷將軍顏侯彪。有事南徼。師旋。索是井於莽蒼中。得次山斷碑一角。辨可數字。公大位姓名獨存。因重浚之。紀文於石。覆亭其上。時郡人陳洙作漫泉亭賦。漫亭云者。次山自號漫叟。遂以顏之。余來西粵。泊蒼梧時。值國變紛紜。東

方戒嚴。朝夕爲備禦計。雖聞冰井之名。未遑履其地。屬靖藩變起。潢流橫發。江水沸騰。余亦遂有桂林之行。賴新天子威靈。波濤頓息。越明年謝事將歸。復泊此地。一日至冰井寺。求所謂漫泉亭者。則井存而亭身有也。淤泥旁塞。發石迸裂。井區無導。濁流反羨入井中。余不覺頓足曰。此冰井。乃汚井也。飲此水以療疾。若不反以致疾乎。念謀之有司。董其役者。未必盡制。適新安舊家子吳君。僑寓寺傍。因語之故。吳君故同志。相視周旁。知泉源不在井中也。乃躬督鍤劑。發旁卸砌。離舊井凡四五尺。而源見。蓋原有巨石爲山之根。洗泉穴出從石罅中汨汨流者三。此乃所謂冰井也。汲而嘗之。甘冽與前迥異。吳君喜而告余。余再

觀之。則新池中已泓然滿注矣。井湮七百餘年而始見其源。豈非隱見有所待耶。爰庀良材。爰出新規。陜陝然亭成矣。輔以欄楯。發以堅石。其四周復疏溝洫。以瀉山坡之水。俾自頤之滂潦不復入。從此挹之不竭。酌之愈甘。其功不益永賴乎。余按諸舊牌。或曰冰井。以厭郡火山。或又曰雙井。自元公以唐大曆來。後遷徙不一。萬曆間郡守林喬南所刻寺石。袁衷所記二池之蓮。地已變異。今乃得真源而樹之。古人或羨停泓。或歎淵注。其意各有所托。不獨以有功永賴居民已也。反復葉文莊公碑。歎以元公天下士。道州之政最。故人至不欲名字之。今石可泐。其文不可蝕。字幾盡。名不可泯。卷卷於往還京國。道出其下者。得以

想見公之爲人。立碑之意。蓋其遠哉。乃者時當捨擢。適覲斯舉。豈曰元凱淵底。幸其必傳邪。亦幸慕文莊之慕次山云爾。

荅吳年伯書

諱炳 丁亥二月
夫夷寄行在

日正辭少詹之命。陳情於老年伯。憐天涯猶子而庇之。不謂復濫及此。捧綸讀諭。病人驚懼失魄矣。老年伯欲提挈之。其如蹇命不足植何。小侄自木石海濱。冤憤入骨。沉病一年。有感卽發。近日嘔血之後。益覺虛仆。目昏氣逆。頭大如箕。顧影殘生。無復人理。命也苦矣。仰惟老年伯屹然天柱。輔佐廟謨。故半月間長沙亂定。平樂■遁。諸鎮爲長城堵禦。桂林鞏護。南韶出鋒。皆老年伯調劑布置。同心戮力之桴鼓也。幸在餘庇之下。得少喘息安枕耳。賤性狂直。外放內狹。與人齟齬。動而得禍。是以未嘗一日列班行。老年伯所知也。向在端州會議。原自矢不加官。是以

浮山文集前編
聞命未嘗敢受。今八寸無效。半年之內。獵升台次。論資循俸。國體所無。苟有人心。當之愧歎。况樗材無益萬分。而止有躋培。失魄不亦宜乎。今在局外久矣。伏乞老年伯念同鄉同譜之子。止餘一人。矜而宥之。全其愚分。使小侄以春坊病痊。進供講職。所全於國體。非細也。小疏哀陳。總恃主持。允其下悃。感更生矣。嘔病吐沫。語語至情。不敢上欺長者。百願以懇。企求體恤。有妻有且。哀鳴仄復。

夫夷山寄諸朝貴書

二月晦日得吳年伯書。始知不免。諸君子果謬傷海島。橫斤山木。以塞責耶。弟監寐原尋歿地。但平生讀數行書。欲少畢其著作。然後暴骨原野。此其至願也。今日將突梯滑稽乎。抑不避恩怨耶。則今日出而歿。歿固不能待疆場間矣。拊心弔影。無一可者。請畧陳之。自北都萬歿守節而歸。爲馬阮所陷。以白爲黑。忠臣灰心。灑天瀰海。卽得怔忡驚悸。嘔血頭暈之症。病且一年。今桂林復發之後。僅存人形耳。近日目昏不見。加以氣逆。一有所思。則暈大如斗。何以勝勞乎。一不能也。賤性狂直。見人之不善。則若不能容。今日之勢。能一刻與人處乎。二不能也。性又踈懶。

每答人一書。則先愁竟日。病來尤甚。晝刻六時。四分皆臥。今何以接待羣賢。三不能也。當端州會議。自矢不加官。方在屢疏控辭。而今乃坦然受之。食言不信。違神不祥。一可笑也。生平愛閒居。不慕官爵。見人營營。嘗笑之。而今何以自白。二可笑也。本文弱書生。而氣奮則欲橫尸戰場。今出則速死耳。殊非年來難後所講老莊之學。三可笑也。一弟議廢三衙門。以六曹帶之分班直中書。又欲廢廵方。廢監司。今可行乎。一不便也。一愚議不必每事差朝臣。今諸公乞差者差矣。朝堂幾空。得無恠乎。二不便也。一賤性外和內方。若一念耑至。則百情俱斷。遇事執強。毋乃嫌之乎。三不便也。諸君子憐其不能。體其可笑。審其不便。不如

公糾參之。上以免誤國之羞。中以兩全朋友之情。莫感恩乎此矣。凡人無事而受用官家。有事而掉臂。則義有所不可。若自聖人登極以來。未嘗一日立朝。一事與聞。此業已局外久矣。光武不責周黨之綃頭。謝玄請絕戴逵之召命。卽慕古人鑿坯踰垣之躅。其爲罪不亦未減耶。今未敢如此也。求以原官病痊供講職。不允。則藉藁請規避之罪耳。方今假
■遁自平樂。長沙之變已定。郝帥將復五羊。規避之罪。或可移等。惟冀仁人君子。若猶念故舊之誼。惜病夫之苦。曲全踈慢不材之質。合力訟言。而赦之。陰隲固不小也。伏枕頓首

九龍盆飯僧題辭

丁亥竊月。余止夫夷。理疴蓮潭刹中。日與芡苓伍。絕不見人。有僧掛錫來自衡嶽者。詫其萃律羅峙七十二峰。古王碑赤石字。遂勝夙心。不覺神往。僧因是屬其响嘯之側。九龍盆飯僧叢林。乞余言。爲諸檀越舍者倡云。嗟乎。丈夫生亂世。欲舍此生久矣。以好遊名山之殘生。咫尺衡嶽。而又不獲去。踟高天。踏厚地。悵悵其何所如乎。泰岱太行太華嵩高霍山。俱淪區脫矣。主五行八正者。其亦悲世有願棄家遊五嶽者乎。嗟乎。向子未知歿何如生。自今論之。其亦徐舍其身者乎。其猶有未能舍身者乎。又何恠世士之蠅營濡忍也。嗟乎。今日者浮雲蒼狗矣。朝及夕如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七
木舜矣。吾固願世之食厚晏溫者。何必作沾沾觀乎。

劉遠生生還疏序

嗟乎士歿難。難矣。歿氣一往。易耳。必以萬歿守節。冀爲孟威履善所爲。此其難哉。本年劉公遠生爲■執。卒乘間扶服見主上。士誠烈矣。余讀其生還諸疏。爲之下泣。泣余亦萬歿守節者也。麻鞋露肘。反爲奸仇所陷。踰年乃見白于思文皇帝。嗟乎。余命不及遠生。遠矣。遠生延津見闕時。思文皇帝大撫掌。歎異之。歿不能卽用之以恢復。則遠生所遇。又足歎矣。何歎也。余所覲奸臣障天。遠生所見者明主也。當其撫虔一月。練兵七千。支饗僅八千。遂能身先士卒。大呼抗戰。以一當百。使白水聖人視之。豈直歎馮魴已哉。今又直五成陌上矣。天蓋護之以恢復也。朱恭

浮山文集前編
祖。魏鉅鹿。奔還樹助。錫以上爵。何足道乎。烈士撫心。亦望人知其難耳。

曠達論

世以曠達爲動越禮法者。淺之言曠達矣。夫至人之曠達。正所以成其謹介也。禮以言乎敬也。讓也。誠也。忠恕也。欲其謹介。立坊表耳。微言大義。其所論不離乎人情。安之利之。必于是。不離乎富貴貧賤。富貴貧賤之間。人情易遷。故欲其謹介。然後能淡然有以自處。合于禮法也。曠達之士。自行至性。而大不踰閑。黃金千駟。軒冕公侯。視之漠如。不易其所有。故其遠覽世外。宛若無人者。要以淡然于利祿。不動心也。淡然於利祿。聖人許之矣。聖人之教。以謹介致其淡然。至人之道。以曠達致其淡然。其致一也。世之儒者與達士。何相非之甚乎。世所爲儒者。多有二病。

窮理而不博學。聞道而不爲善。故其所言。未嘗不至精。而所謂粗者。正恐未必能淡然也。世所爲達士。專以任誕。自便于聲色貨利之場。豈非老子之罪人哉。仲尼不貴詭異之行。名教本非苦難之事。拘守苦難。以尊禮法。與好作詭異。以超禮法者。皆好名之徒。極枯其至性爲之者也。好名已甚。則必不近人情。以取之。烏有不近人情而能不拂其性者乎。

俟命論上

丁亥天雷
苗中作

曹欣時曰。聖達節。次守節。今之刻論。且病箕子。而達生者曰。聖人無死地。交相警也。論人當論世。論情考其生平。身可執一哉。綱目譏莽大夫揚雄死。而曾子固以雄處莽際。與箕子之明夷合。溫公以爲監于孟荀。程子讀中首。歎曰。子雲之學。已至此位。蓋許之也。簡公以爲雄年七十。在成帝時獻甘泉。已四十餘。則雄死在莽篡前。明辨類函曰。劇秦美新。或谷子雲作。班固忌雄耳。鄧潛谷言。孔緯與蕭邁卻。劾邁汗偽命。賜死。以爲邁負大節。風裁峻整。本以僞署避地去。而猶死于讒。史不白焉。哀哉。惜才者如此。刻論者如彼。不有聖人。公道何明。余又嘗歎宋弘之賢。

浮山文集前編
自投橋下。以拒赤眉。而曾爲王莽共工。嵇紹蕩陰登車。血滿帝衣。而先爲趙王倫侍中。則何以稱焉。夫畏死者人之常情。而害仁則名教所惡。聖人峻其防。則曰忠臣不事二君。有死無二。論其學。則曰修身俟之。所以立命生寄也。死歸也。不動心而已。其保身之道。則曰既明且哲。守死善道。無道則隱。此與老氏身退。其指一也。向平不仕莽而遊五岳。曰已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尚未知死何如生。夫人能富貴貧賤不動心。卽已知生死矣。曰未知何如者。聽其自歿。俟之之道也。君子居易以俟命。易也。俟也。至人所以不傷其天也。時至則死耳。初非以死博名也。王尼餓死車下。豈同劉炫之凍餒。司空圖之卒于中條山。豈同龔勝

之逼迫哉。老父弔之曰非吾徒也。何不早學向平乎。崔篆曰生無妄之世。上有老母。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到大尹而稱疾。此又一道也。至于受主之官爵。而反面事仇。守國之封疆。而以城降賊。三尺孺子亦得誅之矣。我故謂劉殷孝感鬼神。籬下得粟。罔拜新興而不受。後何爲劉聰錄尚書事乎。謝朓朝服出東掖還宅。可謂定矣。永明中義興吳興二守。不可損乎。王祥爲晉之太保矣。前此之愛人以禮。又何貴此揖乎。阮籍大醉六十日。以辭司馬之婚。後在袁孝尼家。艸九錫文。何乃醒乎。繇此論之。共工侍中。故不能爲宋稽二子飾此瑕也。或曰弘先爲布衣。何傷。紹之侍中。則司馬一家也。死則遜國之際。不已激乎。黎美周

日朝廷既傷士氣。而正學亦失中道。以季札無廢祀之義推之。可以無歎。余曰。城破之日。閉門飲藥可也。何至忍九族以自取名耶。後世得向平之意。而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其陶潛之居栗里。韋夔之號逍遙公乎。古人不輕受高官厚爵。恐以身許人。紫芝之歌肆志。鹿門之悲鷄豕。是已。史有變易名姓。不知所終。蓋真俟命者。吾甚慕之。此既爲至人之所貴。而又聖人之所許也。

俟命論下

讀德公之於忽操。誠不禁其飢而後噫也。窺其所尚。猶以獨拜牀下者。定軍山爲不得天年矣。可以見。可以隱。聖人之論也。無

何有之鄉。廣漠之野。以樗櫟全其天年。此老莊之指也。馬融曰。左手持天下之圖。而右手扼其吭。愚夫不爲。今以咫尺之義。滅無訾之躬。殆非所謂。此則其指之流病矣。是不可以訓。可以訓。可以全其天年。而合於聖人者。晉之嵇延祖。唐之顏魯公。吾不能無歎也。叔夜之懷抱。豈惟晉不當事。魏又當事乎。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是其所以玩世也。歎不知用其光。歎已爲共和所笑矣。康生值魏。司馬篡魏而殺康。是爲國仇。豈特父仇乎。如紹者。靚比也。諸葛誕見殺。靚誓不見晉武。背洛水而坐。紹卽不爾。學父之鍛。老于鍛。何如。不卽何不爲季鷹乎。季鷹之飄歎。還吳。吳猶遠于譙之銓也。何至以血著于蕩陰乎。若曰有歎。

而已。則前此貂蟬盈坐。廁其中。何以自解耶。顏文忠公之歿於希烈也。年七十七。當遣宣慰汝州前一年耳。代宗立。清臣爲刑部尚書魯國公。德宗初。兼禮儀使。魯公年七十二。知足不辱。可以休老矣。已爲盧杞所深嫉。改太子太師。罷使。盧杞之權。日以煬蔽。公何不以歿爭。旣度不能爭而除之。則公國耳。當時鄴侯之歸衡山。豈不得請者哉。龍興西壁之墓誌祭文。何如老歸臨沂而傳書法也。何爲老戀戀於朝。而坐待大奸之陰中乎。思尊自著首丘之賦。潁陽早講神仙之學。則進退俟命之道。自爲之計者預耳。於此以德公之指歎之。知二公者故不能不受吾之歎也。

勸學編引

沅有老文學李梅溪。年八十。猶手自折簡。以學勸人。嗟乎尚哉。王元禮曰。吾少好抄書。老而彌篤。後重省覽。懼興彌深。沈雲禎八十。尚火下細書二三千卷。滿數十篋。魏武曰。老能好學者。惟吾與袁遺。顏之推曰。曾子七十乃學。荀卿五十始來遊學。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言人有坎壈。失於盛年。尤當晚學。不可自棄也。李公自云學詩之好。老於達夫。而不失鈎芒。樂於輪扁。公殆能以學免亂者哉。庾叔褒墜崖于大頭。王偉元受害於戀墓。公獨老居鄉黨。優遊于干戈之世。而不傷其天。此乃天以報學者乎。天下

人盡不好學。而乃望此於遐陬山邑。邪。亦曰學以免亂。且以度日。故樂得而勸人耳。必曰濟南口誦以待挾書之除。龍亢抱經。卒受稽古之寵。則又迂遠矣。

書劉鞏傳後

愚道人曰。智誦古節烈奇丈夫。奇女子。直心所至。迸塞天地。未嘗不隕涕曰。此踐形脫生歿之真種艸乎。開天六論。以日月洗發虞廷。方黃諸賢。碎首以明幾希。冠絕千古。惜乎崔魏之孽。人心剝蝕。先帝十七年蚤朝晏罷。以孝經磨礪多士。無救萬一。悲夫。惟以萬歲山歿社稷一霹靂。結六論之歎。千古帝王所未有也。劉文炳新鞏永固駙馬俱年少。以肺附之戚。左提右挈。全家視歿如歸。從烏號之側。合之十八公。亦足爲方黃諸賢之後勁矣。踐形脫生歿。以此振鐸。鬼神護之。追憶寄語書于天末。朝廷贈卹至隆。當從後錄。

遊觀與無窮之妙與高瞻遠矚于未

際合之十五公亦以爲六黃龍湖

水則其平少只前山之巖石掛水

全宋應水

入那只與水亦及而對一

心歸船次命十小卒

無與然大遊

善不則能

愚並人口

馬樂齋



程